

事類賦卷之十四

宋博士渤海吳淑撰註

皇明都事錫山華麟祥校刊



服用部

几 杖 扇

几

几 廢也所以廢物者也出釋名廢也音軌故吉事變几凶事

仍几周禮曰春官司几筵或以見祭祀之典或以伏

饗射之禮周禮曰春官司几筵侯王位設左右玉几

祀右彫几射封國命諸侯王位設左右玉几

曰南郭子幾事左形几旬役熊幾既傳於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不言仍聞於孟子去





子日昔者無公人乎子也... 曰者乎慮而不及子乎... 曰孫元褒為光祿勳... 得罰體痛以橫木... 值其兩足便為憑... 玉青石之奇... 矣禮曰獻几亦操而從之... 幽冥之召... 府君相召秀之自陳... 誦之詞... 者舉几歛席... 夫黃金之質... 拾遺記曰瀛州南有金鑿之... 學重麟士... 士以篤學為

務常馮素名推卓茂... 撫之驚劉毅之亡... 之見朱君之怒... 新到遣吏存問... 垂法之智察事之... 器於此成禮於彼... 固荀偃之武弗勝... 智伯怒授之以... 率帥老夫以至於... 實班師不然克矣... 克必爾乎取之遂... 而為爾其虎附兩頭... 用注三脚兩頭花攢五色... 往在人見之... 柴以備用... 呂布斫之而責陳登... 至於黃帝... 抵



矣以備用... 爾其... 實... 固... 垂... 之... 無... 小... 孫... 卓... 東... 唯... 口... 光... 五... 拜... 效... 運... 今... 卓...

土... 崇... 王... 靈... 古... 草... 漢... 文... 王... 卓... 東... 唯... 口... 光... 五... 拜... 效... 運... 今... 卓...



或加絲以爲飾  
凡冬則以細屑爲素  
戴勝旒是於王母  
謂憑也梯  
草丈仍傳於阮籍  
文王立玉  
昔司空鄭冲馳使從阮籍求其文  
文無所待之  
信尼家宿醉扶而起書几板爲文  
無所治定乃  
特以素屏風素憑几以賜珍  
物君平柳城頴所  
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物  
帝賜楊彪几魏舒遜位  
晉書曰魏舒以年  
杖不朝疾吳  
杖以彰舊德  
王稱疾問吳使使者曰  
察見淵中魚不祥於  
是天子  
賜吳王靈產以止足荷賜  
吳均齊春秋曰孔靈產授  
肯拜太祖以白麾毛扇素几  
遺之曰以王冲以尊大  
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卿以古人之物  
蒙錫特陳書曰王冲爲太子少傅武帝以冲前代舊臣  
徐度宅宴筵之  
斯所以表王澤之褒崇優耆年於閑  
上賜之以几

適也

杖

夫杖者所以褒元老彰淑德  
魏志曰文帝引漢太尉  
杖詔曰先王制几杖之錫所以賓禮黃耆衰崇元老  
也昔孔光卓茂並以淑德年高受茲殊賜其賜公延  
年杖及故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  
杖於家六十杖  
於鄉七十杖於朝則有號以延年  
注見上賜之朝直  
後漢  
國八十七杖於朝則有號以延年  
注見上賜之朝直  
後漢  
街府杖朝直杖以其衰老詔賜  
荷蓀曾見於丈人  
論語  
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丈  
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耘  
吹火仍聞於太一天拾遺記曰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  
衣植藜杖杖端出火用以照向具說開闢以神黃  
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向乃裂裳及紳以  
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曰我乃太一之精天  
開金卯之姓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筒  
子歎從父受書亦不語人至向若夫印竹之木



白張憲云臣前在大夏時見平竹杖在大夏人曰賈人往市之身事身事在大夏之末所見千里靈壽之出九真出靈壽杖九真金則有少千之

按神記曰漢文帝微服懷金過藜則有原憲之貧子魯少千少千柱金杖出應門

曰子夏乘大馬軒車不容巷若其刻塔狀新塔寺記往見原憲原憲杖藜應門

嘗夢其父告之曰西南有氣至衝人必死勿當其鋒擬之尚如其言置杖左右果有黑氣衝尚家尚以杖指之氣即迴散闔家獲全氣所經處數里無復子遺

飾鳩製古者授之玉杖杖端以鳩為飾鳩不壹之鳥欲老人麟角既傳於劉向

魏武賜足下銀角桃枝一枚投葛陂而遽化神仙傳曰魏武賜足下銀角桃枝一枚投葛陂而遽化曰壺公遣費長房歸以一竹杖與之曰騎此當還家以投葛陂中長房騎杖忽然如眠便到家以杖投葛陂顧之乃青奔鄧林而自茂

龍也神仙傳曰費長房欲求道而顧家憂壺公乃斷一青竹杖與長房身等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以為縊死大

小驚哭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人無見者後長介象房歸家人不信是房乃發往日所葬竹杖猶存介象與之而遐鷲

賦名惟錫以表逢華嶠後漢書曰嘉平中協楊沛之卓茂注錫以表逢袁逢為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二

嘉夢魏志曰周宣為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二杖起弱藥治人病八月一君杖飲以藥酒宣占之曰夫

日黃巾必滅至時果敗賊報糜竺之陰功拾遺記曰宋計術日夜益富有寶庫千間竺生恤死家馬廐旁

有古冢夜聞泣聲尋之見一婦人訴云漢末為赤眉所害和棺見利乞弊衣自掩竺從其言復見婦云君

應遭火厄今以青蘆杖一杖長九尺報君衣冠之惠竺挾杖而歸後鄰人見竺家有一青氣如龍蛇之

旬日火從庫起燒其珠玉十分遺一火盛之時見青衣童子十數人來撲火即滅

青氣如雲覆火上其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逢樹錢於負手曳杖道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逢樹錢於

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蓋寢疾七日而卒逢樹錢於阮氏掛杖頭注或山賓對巨源之目

山源杖杖太武律書故言焉昌邑求積竹之製



衡為天子到榮陽買積竹刺杖者鑿塞少年杖也大王奉杖大杖當挂竹杖

武王踐阼之銘惡大戴禮曰武王踐阼杖之銘曰行鄉

人飲酒之義論語曰鄉人飲酒既執末以為獻禮記

杖者亦在函而當祭周禮曰伊者氏掌國之大祭祀

鬼則去之有司以函仲尼制禮問之有貴賤之差氏

春秋曰孔子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曰子

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兄弟不有恙乎故

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陸賈著書用之在傾危之際

賤之等皆親踈之義論貴陸賈著書用之在傾危之際

扇

伊彼純扇居然可珍象明月以常滿徐幹團扇賦曰

肇伊洛之織素仰明月發惠風而愈新曹植九華扇

或以紀羊孚之雪世說曰羊孚作雪讚

或以書柳惲之雲梁書曰柳惲

想王莽之屏面漢書

也思梁翼之擁身續漢書曰梁翼

何植居貧晉書曰植字元幹

張敷纏哀於喪母梁書曰張敷

黃香顯

塗修反影周昭王時

名於侍親東觀漢記曰黃香至

塗修國獻丹鷓夏以扇侍親

巧工下緩作七輪扇連七輪大



經言肆行不避高下建元中為正員郎司徒諸彦回  
人朝以腰扇障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  
祥曰不能賣衣劉安得免寒士不遜諸葛揮軍語武侯與  
晉宣帝載於渭濱乘素輿著  
葛巾捉白羽扇指揮三軍  
或畫以秦女  
出白機中素画作秦  
或遺之買臣  
工女乘鸞入煙霧  
或遺之買臣  
日得無疲乎遺以統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  
謝安  
賞素宏之辯授見風賦扇  
王導蔽元規之塵  
外以帝扇內執朝權王導不能平嘗  
若夫太子同心  
之奇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供漆要扇青竹扇二十  
班  
氏合歡之製  
班婕妤好扇詩曰新製齊統素皎潔如霜  
曹植之寶九華  
曹植九華扇賦曰昔吾先君  
湘東之題八字  
常執白團扇湘東王宏字正表

八字銘  
羊欣不書而偃蹇  
梁書曰羊欣字敬元會稽  
不奉命元顯怒乃  
子顯一揮而傲睨  
齊書曰蕭子顯  
以爲後軍府舍人  
與交言但  
製自武王  
王世本曰武禁  
舉扇一揮而已衣冠恨之  
大見扶南  
南國昔但扶  
於晉帝  
熙中興書曰安帝義  
大見扶南  
南國昔但扶  
知人各自用也  
長聞漢世  
古今注曰障扇長柄扇  
而製  
至若逸少六角  
晉書曰王羲之居篔簹山見一老  
名爲五字姥初歎惋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其扇  
求百錢姥如其言人競買之  
後姥復持扇來請書以  
不答而  
飛燕七華  
古今注曰趙飛燕爲皇后上造扇  
扇傳咸之矜狗脊  
子傳咸狗脊扇五明扇七華扇翟扇  
魏狗脊之爲號焉  
少干之持象牙  
按神記曰  
服博金欲問其道  
少見伯仁而障面  
世謂曰  
千執象牙扇出後得佳後漢江不能目且  
扇障面而後得佳後漢江不能目且



姑女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爾其執以柱風

雲母打純金如蟬翼二面彩漆面列仙奇鳥異

武王救暍以遲留見帝王世說曰武王顧榮揮陣

而容與舉書曰應漢相陳敏反留顧榮甘卓等與共

中宿蒲葵書曰謝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請

五明靡麗古今注曰五

將軍當夏而不操衣裘夏不操扇

綠沉之於紫紺木蘭之與龜枝

竹精奇見上太子

馬而猶持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注便面所

題詩宋書曰范曄謀逆被繫上有白團扇甚佳送曄

或羽翮有損少之嘆晉中興徵說曰舊

又聞佳晉宮之卞女武晉書曰

表商宗之雉雉古今注

何敢之

范曄擊獄而

吳猛渡江而畫水

或篋笥有棄捐之悲

或篋笥有棄捐之悲

又聞佳晉宮之卞女

表商宗之雉雉

何敢之

何敢之

何敢之

何敢之



世却三伏而迎之秋功無與比

事類賦卷之十四

事類賦卷之十五

宋博士渤海吳淑撰註

皇明都事錫山華麟祥校刊

什物部

筆

硯

紙

墨

筆

禮曰士載言史載筆古以為能述事而言故謂之為

述釋名又以為能畢舉萬物之形亦謂之為畢成公

賦序故秦謂之筆楚謂之聿而吳謂之不律說文曰

聿秦謂之筆吳謂之聿若乃漆管綠沈之妙王羲之筆經

沈不律燕謂之聿若乃漆管綠沈之妙王羲之筆經

可愛玩管及鏤管見遺錄之多年斯文犀象齒之殊



鬼之博山為牀東官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錯寶

跗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筆以錯寶為跗毛皆以秋

直百金皆靜女嘗貽於彤管詩曰靜女其彤管周公曾寫於

龜書尚書中候曰文龜負圖出爾其中山之毫史記

皇今蒙恬與太子扶蘇築長北宮之製漢書曰向書

給大筆一雙秦將蒙恬之造始之為筆也以昔蒙恬

周舍執之而司過韓詩外傳曰趙簡子有臣曰周舍

對曰臣以為諍諍之臣墨筆執班超投之而立事東

漢記曰班超家貧傭書投筆歎曰丈夫當如怒

王思而逐蠅魏書曰王思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端

之傷盛吉而流涕魏書法注驚何晏而遽失魏末傳

宣王欲誅曹爽呼何晏作奏駭曹公而忽墜吳志曰

孫權以荆州資劉阮檄而曾訝立成文士傳曰阮瑀

曹公索筆求改彌賦而未嘗停綴黃祖太子射使

停綴文至於湘東三品梁書曰元帝為相東王時好

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金銀雕飾或用玳瑁

班竹管書之春坊四枝見上博山含毫緬邈陸文

賦曰或含然擗管徘徊虞世南筆隨云夫筆長短不

璇染血而書帛謝承後漢書曰楊璇字機平平零陵

仍奪其筆硯乃齒臂出血以薄中白毛筆染血以書

自訟詔陶景用荻而畫灰陶弘景傳曰弘景年四五

善隸為觀其淡清松之微煙成公綏棄故筆賦奉

毫之積潤徐積弱質散芳煙白牙碧髮之奇



集云中宗令諸學士入甘露殿賦其比璧列書架架下  
有銀硯一碧鏤牙管十銀函盛紙數十種白牙兒下  
却琉璃而鷄距鹿毛之雋筆銘曰天有雞距筆賦王隱  
若重注亦調利難禿王充之戶牖牆壁後漢書曰王充好理  
壁各置刀筆著左思之門庭藩溷晉書曰左思為三  
論衡八十五篇置筆硯十削荆既自於任末拾遺記曰任末年十四  
於方成下編茅為菴前荆為筆夜則捶琴更聞於柳惲曰柳  
映月望星暗則然惲常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以筋和之惲驚曰抑  
其哀韻乃製為雅音後傳擊琴自筆捶和之始也或以  
作鋤耒於詞園語林曰晉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吳  
佐明時之俊又朱永長理物之宏德清選之高望嚴  
仲弼九皋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彦先八音之琴瑟  
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  
龍鳴之排徊擊鼓之待惟此諸君以洪筆為鋤耒  
以紙為良田以玄默待惟此諸君以洪筆為鋤耒  
為稼穡以禮義為豐年或以為刀稍於文陣陣圖云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釜甲也水硯者城池也  
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畧也出

入者後發也居若至趙國秋毫王義之筆經曰諸郡  
折者後發也居若至趙國秋毫王義之筆經曰諸郡  
有趙國毫中用意謂趙國平原廣澤無雜草木准有  
細草是以兔肥毫長而銳也頁用仲秋月收之孟秋  
去夏近毫焦而嫩季秋去冬近毫遼西麟角  
脆而禿惟八月寒暑調乃中用遼西麟角  
筆鋒必九分管唯二握王義之筆經曰毛抄合鋒令  
注逢陸機而欲焚陸雲與兄文思欲焚筆硯君苗過仲宣  
可逢陸機而欲焚陸雲與兄文思欲焚筆硯君苗過仲宣  
而見閣魏志曰王粲才高屬文舉筆便成鍾繇王凱  
手闕澤既自傭書吳書曰闕澤為人安世亦嘗持橐  
漢書曰張安世持橐晉筆枕中而每欲傳方世說曰  
事孝武數十年以備顧問枕中而每欲傳方世說曰  
曠之子早於其父枕中竊讀筆說薦下而還聞辟惡  
父恐其幼不與乃拜泣而請之薦下而還聞辟惡  
於神記曰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筆十餘鄭譯假  
潤以為辭隋書曰高祖復鄭譯官爵令內史李德  
方牧效策言嶠不得一曹褒懷鈔而嗜學東漢書  
錢何以潤筆上大笑曹褒懷鈔而嗜學東漢書



叔通篤學常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晝夜沉思寢饋

則懷鈔筆行則誦文書當其念至忽忘所之

晦迹而見容度王僧虔傳曰齊孝武欲擅書名僧卜商

括囊於則削獨有也至於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

夏之徒不若夫陸倕授之於幼瑒幼瑒瑒嘗夢陸倕以

能措一詞若夫陸倕授之於幼瑒

一東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進郭璞取之於江淹

齊書曰江淹夢得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後有人稱

夢郭璞取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白雲先生以鼠鬚而傳法世說曰王羲之得用筆法

鬚筆又鍾繇張芝晉陵太守謂牙管之傷廉

亦皆用鼠鬚筆晉陵太守謂牙管之傷廉

守雖牙管一隻猶以為費至於上剛下柔之名

也國和正直短極也玄首黃管天地色也

五重之美東成公綏秦故筆賦云結三

晉王珣夢人以大筆如保與之人說曰君表赤心於

營有大子筆後孝武哀策經文皆珣所草

史氏古今注曰牛亨問丹管何也答曰形赤給相如

而賦遊獵賦賦成武帝命尚書給筆札

漢紀後漢獻帝命尚書給筆札

授乞給紙筆一月直草唯命於是繕寫送之文無遺

誤王隱授之而脩史晉書曰王隱始著國史成八十

南遊陶侃又詰江州投鹿元眊白見識於辛毗

規規給其筆札其書遂成元眊白見識於辛毗

帝見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階而立問此何官辛毗

曰御史簪筆書過以紀陛下不依古法者今直備官

眊筆楷縹嘗聞於夫子

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

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別有點高洋而作主

齊書曰高洋夢人以筆點其額王曇首賀

曰王當作主吳孫權夢亦同熊羆解之

錄功使唐書曰德宗在奉天與渾瑊無名官告千餘

即署其名授之不

足即以其筆書其紳太初有不畜之慎

魏末傳曰夏



絕人事不蓄筆 歐陽有不擇之工 唐書曰歐陽詢書

其謹慎如此 須手和墨 至有寶胡盧而彌珍 漢上題襟

意精紙良 筆方書 却琉璃而若重 人或琉璃象牙為

式寄溫飛卿胡盧 首却琉璃而若重 人或琉璃象牙為

筆管麗飾則有之 然婕妤好折之而尚存 魏武帝劉婕

筆須輕便重則躓矣 鄭灼削之而更用 好梁書曰鄭灼家貧

折玩瑯筆也 顏裴則多以課新 裴致新注 智求則瘞

必削而用之 國朝傳記曰虞監草行本師於釋智永永樓

而作塚 上學書業成方下其所棄筆頭盈瓮後瘞之

因為退 亦聞採彼龍鐘 龍鐘台筆銘曰採管 截茲箇籥

戴凱之竹譜曰竹之別類百六 痛頤為嘉 法云仲將筆

流梳兔毫及青羊去其穢毛 說各別用梳掌痛正毫

齊其鋒端各作扁極令勻 調平好用衣青羊毛 羊毛

去免毫頭下二分許 然後台扁卷令極固 痛頤說以

所正青羊毛截用衣筆心名為筆杜 或曰墨池復用

管外如作社法使心齊痛 懸蒸有度 曰筆成合蒸

懸之內熟三斗米 以繩穿管 清麗識傳玄之銘 筆傳玄

曰睡時形管青海輕翰 正色玄黑 銘心寫言 瞻逸仰

光讚天人 深觀未忘 君子成之 無文異端 瞻逸仰

秘含之賦 月毫鋒甚偉 遂到懸崖 之竹而為筆 之行

本明佩刀之職 隋書曰劉行本 崇憲掌朝典 筆硯持至

御坐則大夫取進之 及行本為掌朝進筆於帝 承御

復欲取之 行本抗聲謂承御曰 筆不可得 帝問之對

曰臣聞設官分職 各有司存 臣既不得佩承御刀 公

承御亦馬得取 臣筆帝曰 然因令二司各行 所職公

權陳正心之喻 唐書曰柳公權 筆向則畫善 對曰用筆

在正心 正則筆正 上 訝蠅集於符堅 晉書曰符堅與

改容知其筆諫也 訝蠅集於符堅 王猛符融密議

於去露臺有大蒼蠅入自 婦聞鳴聲甚大 集筆小蛇銜

於管輅 魏志曰管輅往見安平守王基 基令作卦輅

且曰蛇者 仲將留神於製作 已見痛頤 為嘉注 雉未

見求而斬固 義之筆法曰余嘗自為筆甚可用 謝



毛穎於韓公韓愈有目毫雖於白傳之白樂天與元微  
有纖鋒細管筆擣以就試相顧輒笑目為毫逸少  
錐故贈元相詩曰策目穿如札毫鋒銳似錐逸少  
入木之七分晉事曰北郊祭文命更寫之仲尼止獲  
麟之一句春秋序曰絕筆於獲麟之一斯濡翰之為  
用誠詞家之急務也

### 硯

採陰山之潛璞傳玄硯賦曰採陰山之潛璞間衆材  
池琢圓池於壁水楊師道詠硯詩曰圓池類壁水輕  
餘今有圓如括而中隆起水環之成墨海於一紐  
者名曰璧雅硯亦謂之分題硯墨  
四譜曰昔皇帝得玉一紐治為硯伴夏鼎之三趾  
海馬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硯柳公權論硯云硯出  
硯讚曰鈞三趾於夏選自斧柯  
鼎象辰宿之相扶斧柯山即觀碁之所  
也置之緜几  
玉為硯西京雜記曰天子王几加緜錦以  
或採

於吳都山下文房四譜曰吳  
或取於永嘉谿裏永嘉

多石硯源  
若夫蓮葉馬蹄之狀如馬蹄銳如蓮葉圓

天方地之形乃方如地象圓似天光  
木則貴其

能軟潤堅加硯賦曰木則貴其能軟石則美其  
玉則取

其不冰凡見上緜  
鴿曾聞於銜水順山悟真寺有高僧

寫濕繁經草錫自空中銜水添硯  
曾蟻或見於沈曾

纂異記曰有徐玄之者月夜讀書見武士數百騎升

數百頭玄自王者顧玄之怒其無禮  
滴蟾除之積潤

西京雜記曰昔人盜發晉靈公塚獲玉蟾除一枚

鳴鶴之寒皇柳公權嘗論硯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

嘉其貯水或赤黃者謂之金線爾其郎官之樣

繁其硯贊曰郎官樣終葵之製通典云魏州貢終葵



則以為常用魏書曰甄后少喜書常用諸兄筆

賢女未嘗不覽前史以觀成敗宇文則不能久事隋書曰

又世語云曹爽與魏明亦同也彭祖曾同於宣帝漢書曰

而封陽都侯舊盧攜怒以相投唐書曰

黃巢事分爭盧携衣韓愈述其先瘞韓愈

於褒谷間誤投也其硯匣歸埋於京師愈

不忍棄埋而至於梁武不珍於翔鳳純儉

識之仁之義鳳鑄成盤龍火爐翔道支初得於浮檀

一浮檀取為硯製形象魚有道家符幟皆置

忽失之際夢人曰吾暫游相水為二妃所留

於水際見尋也道支旦至水側晉者得

之得先時符幟方候又失之有人過湘君廟見

現在二蚌貽庾翼晉書曰庾翼少為侍中袁彖

鐵遺洪涯洪涯先生傳曰先生欲歸河內舍人劉守

雄鐵硯并西章與道士吳怡儒生張隱來謁贈先生揚

皓鹿角枕西翫薇茫之金線寒星生

花唐李賀自書花紫石硯歌云端州匠巧如神

亦聞稠桑美石因叔祖宰統之朱陽諸阮益清之

必訪山水一姓氏年於潤側得一石時携鑄具以住

其遊山之如拳甚多致於縣中有胥能與平青色

致又得小如拳甚多致於縣中有胥能與平青色

之江州記曰興平縣蔡子池南有石筆運翰染

穴深二百里許文石色青堪為書硯凡書硯取新石潤

時方俟於凍開四氏月令曰正月冰凍開命童幼

經論洗處常聞於水黑文房四譜曰洗硯池至

常黑張華以麟筆同賜武賜以麟筆管遼西所

也青鐵硯用干闥所貢鐵為之也側理海苔也

南越所貢也側理一名陟釐又曰陟理海苔也

王慈



以素琴並得齊書曰王慈年八歲外祖宋江夏王義恭出寄物恣其所取慈但取素琴石硯

而巳義恭善之取端谿者價重千金柳公權論硯云端谿石

者可直出清州者名標第一末為之第一硯云清州石

之或為祖先而增感臨陳留志曰范喬年二歲時其祖

或因雷霆而遽失論硯云

至其汾水精奇房文

半祭之山下雷建勃與失石所以中於汾水中壅泥

妙絕者澄澄泥取則泥已實囊矣陶為硯水不涸焉

厚以信神并黃牛糞和燒之一復時然後入墨蠟貯

米醋蒸之五七度含歛山既重於龍尾歛山既重於龍尾

端益黑不亞於石者歛山既重於龍尾歛山既重於龍尾

秘雀臺之滑膩發其古瓦琢硯甚工貯水數日不

燥世傳云昔人製此臺其瓦俾陶人澄泥以寶栗岡

之潤潔李白酬殷十一贈栗岡硯詩云殷侯三玄士

水不凍日用如對君面斯所以作城池於筆陣筆陣

此臨墨池還如對君面斯所以作城池於筆陣筆陣

硯為城池非徒比石墨於讒說也曰石墨相著而黑

待邪心諛言無紙

方絮之體通俗文曰紙曰平滑如砥釋名曰砥也在古

則無簡牘而已春秋序曰大事書之若乃晉武側理

華麟筆注漢成赫漢書曰趙婕妤後宮傳能生

嘒嘒書曰告傳能努力飲藥注赫松花鳳尾

舊矣世以紙為赫音闊嘒音帝松花鳳尾

香薄如今制可也鳳尾玉屑香皮曰廣州



中作紙名為香皮又蜀意其裂之以告敗蜀神仙佛曰

伐吳問李意其意其求紙盡作兵士數十裂朱詹春

壞之更画一大人又壞之先主出兵果敗矣朱詹春

之而療飢時吞紙以實其腹寒則抱大平而後以學

顯至於平淮桃花桓玄偽事曰玄詔令平淮作東陽

魚卵魚卵虛柔滑淨段氏雲藍段成式與温庭筠

予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既乏左伯之全無張永

之功輒分送五十枚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

得裏相思待將袍襖重抄了寫盡襄陽播播字誤王

房四譜云今飛鄉集中有掘拓詞恐播播字誤王

公蠶繭紙世說曰王羲之書蘭亭序用蠶繭金花薛骨

剡藤麻面甚清暢及為驚鳥所搏宮人皆以金花紙

寫心經薦其真福又國史補云魚子十色棧也越之分

輕重於黃白紙御史故事曰按彈奏白簡為重黃隨屈

仲於舒卷則舒舍之則卷之至若于寶之賜二百寶

表曰臣前聊欲撰記古今公器其非常之事博訪知者

片紙殘行事事各異又乏或書故紙詔賜紙二

枚陶侃之獻三千獻之書帝注青童琅玕之美西陽

禪師居於此其多古榻謂草持有異峰聲如人吟禪

師師視之具體人也乃燕竹幕中網而獲焉置於紗

籠中意嗜桐葉其勝於世事曾乃舉籠放之當范

甯藤角之妍文書教曰用上紙不可作五色方見於鳳

銜五中記曰石虎詔以純白或遭於蠹蠹唐書曰高

多詔勅施行既為永式比用黃紙貢以和熹東觀漢

禁絕後時但貢紙墨而巳嘉百幅於杜暹唐書曰杜

萬餘枚不任寫書乞四注嘉百幅於杜暹唐書曰杜

幅軍秩滿將歸吏以紙居一萬張贈暹唯受百美一函於

魏武魏武之曰昔清吏受紙屬治中別駕常爾其既於



滑劉孝威謝官紙啓曰雖復新殿鳳銜漢朝魚網

此廉方傳咸紙賦曰旣作契以代繩又造紙而當策

薛濤則矜誇蜀樣詩借其幅大元和之初薛濤好製小

僧虔則銜耀銀光記丹陽

出晉朝者爲山

濤之賜先帝手澤臣父肅奉墜郴州者爲温裕之祥

美東宮之縹紅給東宮紙縹紅紙各百張重

六合之雲陽有蒲州白雲陽有合綫又至有樹葉

尤珍博林居記曰刀真俗書樹葉爲紙又鄭虔爲寶文

僧居止取紅葉學桑根更潔文房四譜曰雷孔璋曾

書乃桑蔡侯始訝於鮮華作尚方作紙所謂蔡侯紙

也輿服志曰蔡侯紙魚網名麻子良復稱其妙絕

紙木皮名穀紙故魚網名網紙因相如而逾貴漢

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遇義之而不節林

之帝善其詞都下傳寫爲之紙貴

九萬張悉與之桓宣武云逸少不節羊續被補而道

隆幸下唯臥一幅布綯敗糊紙補之葛洪賈新而志

切抱朴子曰洪家貧伐薪賣之以給紙墨斯可以資

日用於詞園垂無窮之芳烈者也

真誥曰墨者陰之象真誥曰今書通用墨何釋名曰

墨者晦之義釋名曰墨者晦也陸雲得之於魏臺

龍與兄書云一日上三臺曹公陶侃獻之於晉帝

四著日陶侃獻晉帝紙三或名重張金日崇



墨過市或妙稱祖氏四譜曰祖氏本陽定人唐之  
數螺也王郎既受於嘉惠  
名問天王郎既受於嘉惠  
下也王郎既受於嘉惠  
見賜御筆墨宋書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  
亦傳其巧思宋書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  
自歎供御宋書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  
者不歎供御宋書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  
就成一駁宋書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  
風誤污宋書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  
四譜曰義熙中宋書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  
淨堂譯華嚴經堂下忽化出一池宋書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  
池出與僧宋書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  
王遠書之而入木宋書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  
門四百餘字宋書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  
字去內字復見宋書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  
班孟噴之而成字宋書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  
成字盡紙有意義宋書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  
四譜曰古有九子之墨宋書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  
九子之墨成於松煙宋書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  
送温飛卿墨書曰名宋書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  
殊九子狀異二螺宋書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  
上黨喻糜宋書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

今笑丞郎月賜輸藥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成式送温飛卿墨書曰一枚小墨一枚  
玉其紋若犀唐末流雲點款之地有李超者本易水人  
其紋別有吐於魚腹唐末流雲點款之地有李超者本易水人  
楯鼻四譜曰穎川荀濟與梁武有舊而帝素輕之及  
和冀公二兩之煙與公墨法松煙二兩丁香麝香乾  
薰之一月可使入紫草少許以膠水按作挺火煙上  
末色紫入素皮末色青矜仲將一點之漆蕭子良書  
墨一點楊雄受賜而石室觀書  
如漆楊雄受賜而石室觀書  
石王肅通靈而東齋注易輿地志曰漢時王筆墨觀書  
室王肅通靈而東齋注易輿地志曰漢時王筆墨觀書  
齋中夜有女子從地出稱趙王女與肅語曉別故有  
贈一丸墨肅方欲注周易因此便覺才思開悟  
領袖如皂而脣齒皆黑趙壹非草書曰十日一筆月  
至於藏廬岳之十年墨數曰廬山松煙代郡之鹿角  
給東宮之四九東宮故事曰皇太子  
王勃之盈衣袖



唐書曰王勃幼常夢人遺新室之汚陵垣漢書曰光  
之墨九盈袖後文章大進宋雲行記曰西天磨伏  
令以墨汚周垣亦有斷隨明志  
剗心表虔拾遺記曰昔老君居景室山與老叟五人  
國二神人出金壺中有墨汁狀若淳漆以寫之及金  
壺汁盡二人乃剗心歷血以代墨焉五老即五天之  
釋也景室大賣薪著業見紙賦葛飲水懲德  
室小室也大賣薪著業洪賣薪注飲水懲德比齊朝  
及善勤勞者心宜字有謬誤玄光有文嵩之傳  
文嵩有松滋侯易玄光與南越石虛中為研究雲水之交  
先號青松子玄光與南越石虛中為研究雲水之交  
與宣城毛元銳為文章濡染之友天子青松吟曹植  
重儒封玄光為松滋侯以文章顯用義之筆陣  
之篇曹植樂府詩曰墨山斯筆陣之鏖甲  
也蔡甲實文苑之攸先也

事類賦卷之十五

事類賦卷之十六

宋博士渤海吳淑撰註  
皇明都事錫山華麟祥校刊

服用部

舟 車 鼎

舟

昔聖人剗木為舟以利千古易曰剗木為舟利以濟不通

或曰肇自虞姁工倕呂氏春秋曰虞姁作舟音或

曰起於貨狄共鼓世本曰共鼓貨狄黃雖權輿於窾

木淮南子曰古人或矜夸於浮土世本曰廩君名相

之氏相氏鄭氏凡五姓爭神以土為船立為君則有吳

之餘皇左傳曰楚敗吳漢之雲母拾遺記曰漢成帝



白魚瑞周而斯躍周書曰武王伐紂濟河有白魚躍入王舟王取而燎之以

黃龍感禹而來負呂氏春秋曰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中入五色無主禹

仰天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苟汎然

而無繫莊子曰巧者勞而後遊汎若不繫之舟則觸之而

不怒莊子曰舟而濟河有一人在其上則惡聲隨之

向不怒而今實怒若乃道濟舩舫中鎮澤陽有人施罟

於柴桑收得大船若新使匠作舩工人黃蓋

誤截兩頭以為不可設巧手及入朝果伏誅

蒙童吳志曰周瑜遣曹公部將黃蓋取檣上建牙旗

乘風縱火以同特發徐宣凌波而抗厲魏志

悉從燒岸上曹公軍敗退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

日徐宣還司隸校尉而前軍無至者帝

鄧通持權以雖容注曰通以色黃故刺松郎

義烏江而待項羽史記曰項羽長謀松待燒赤

壁而走曹公江表傳曰壁之受宜有疾疫孤燒船自退橫

使周喻虛大見馳馬晉書曰武帝謀伐吳詔益州刺

獲此名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

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

江神舟楫之祥聞集蜂語林曰周武王東伐夜濟河

盛自古未有祥聞集蜂時月明如畫八百之旅皆薦

寶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幡旗

遺類其故可以凌迅流舟馬融廣成頌曰方餘艦連帆

迅流發摧翼長風者也左思吳都賦曰篙工檝師選

歌縱水謳翼長風者也自閩馬翼街長風狎詭靈胥

爾乃浮江千里漢書曰武帝浮江射蛟舩釐千里攻

楚萬艘蜀王本記曰秦為水淺而但能浮芥莊子曰

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均堂之上河廣

而曾不容刀詩曰誰謂河膠矣水淺而舟大也

與越飛燕戲太液池沙木蘭之麗任昉述異記曰魯

崇為舟貴不沉沒也

宗正書院



舟出采菱翔鳳之名西京雜記曰太液有采菱舟陶

於此舟初鳳以下三千四百五季直京邦記曰宋武渡六合龍

艘船機之盛前代無比指南常安之制晉宮閣記

有鳴鶴舟指南舟都梁麗晉船之稱莊子曰梁麗不

池也風俗通吳綢越女之類張揖埤雅曰綢吳船也

女舟越或實新芻而舉火見黃蓋或建幡旄而照水

西京雜記曰昆明池中有戈船數百艘建戈矛

四角悉垂昆旄旌旄旌蓋照灼淮涇涇涇涇眊音餌

並汎而登仙後漢書曰郭林宗遊洛陽始見河南尹

師後與齊同舟而齊客望之以為神仙胡越同

心而共濟王弼易傳曰同舟共濟樂茲清曠西京雜

液也甲有嘉則輕利柔王筠詩輕利船應臨

與嘉則輕利柔王筠詩輕利船應臨

上式博昌之習漢書曰君侯飾輕

賀齊絳檐之侈東晉書曰賀齊性奢綺

望之若山顏回言賜也之來衝波傳曰孔子使子

弟子占之遇與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郭翻屈

庾翼之至郭翻欲強起之郭翻翼以帝舅之重射往

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詠桂擢而見楚辭

楚辭曰桂棹芳蘭被豹裘而迎晉使說苑曰晉平公

則道著傳說書說命曰若濟巨五湖則功成范蠡越

崇正書院

日真勤其官而水死復播百艘

風波已沒於杜畿魏志曰僕射社畿作御樓船

康作殷荆州佐請徵還東爾時例不給布帆顧苦求

之發至破冢便遭風大敗作牋與殷云行人安穩布

無風波已沒於杜畿魏志曰僕射社畿作御樓船

日真勤其官而水死復播百艘

風波已沒於杜畿魏志曰僕射社畿作御樓船

康作殷荆州佐請徵還東爾時例不給布帆顧苦求

之發至破冢便遭風大敗作牋與殷云行人安穩布

無風波已沒於杜畿魏志曰僕射社畿作御樓船

日真勤其官而水死復播百艘

風波已沒於杜畿魏志曰僕射社畿作御樓船

康作殷荆州佐請徵還東爾時例不給布帆顧苦求

之發至破冢便遭風大敗作牋與殷云行人安穩布

無風波已沒於杜畿魏志曰僕射社畿作御樓船

日真勤其官而水死復播百艘

風波已沒於杜畿魏志曰僕射社畿作御樓船

康作殷荆州佐請徵還東爾時例不給布帆顧苦求

之發至破冢便遭風大敗作牋與殷云行人安穩布

無風波已沒於杜畿魏志曰僕射社畿作御樓船



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墮水中船人救之曰子欲何  
之而遠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廣  
艘長楫之則我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居廣  
我矇矓如孫權回之而受箭魏畧曰孫權乘大船來  
未認狗耳孫權回之而受箭魏畧曰孫權乘大船來  
著其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蒼舒刻之而秤象  
以一面受箭前箭均船平乃還  
象大船欲知其輕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其理仲曰置  
象大船欲知其輕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其理仲曰置  
劍則較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愚者既聞於求  
劍則較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愚者既聞於求  
水末之不一智士俄觀其脫衣漢書曰陳平逃歸漢渡  
亦感乎不刺漢水有沉膠之責漢書曰陳平逃歸漢渡  
之平脫衣刺漢水有沉膠之責漢書曰陳平逃歸漢渡  
船遂免害  
進王中流船河流有泛柏之詩中河注舟在彼  
解王在夫家亦有緋纒見維詩曰凡汎楊舟在彼  
是其在夫家亦有緋纒見維詩曰凡汎楊舟在彼  
船艦相接郭漢江賦曰船艦嘗聞其越舩蜀舩

越舩蜀舩不豈用夫瓊艘瑤檝抱撲子曰瓊艘瑤檝  
能無水而行豈用夫瓊艘瑤檝抱撲子曰瓊艘瑤檝  
撥亂之器儒雅而治畧者非翼亮之才復有蔡姬  
見蕩左傳曰齊侯與蔡姬乘舟于池蕩秦將曾聞  
曰秦孟明伐晉濟河汎兹五會周處風土記曰小曰  
焚舟取王官及郊汎兹五會周處風土記曰小曰  
名也寧縣出豫章材合五板以為大舩因以五會為  
者言舩之在水如蓮容乎萬人漢宮殿頭舩也浩漂  
花散蕊浮於川也  
為蒙章大舩可載飛雲嘗見於吳國江表傳曰孫權  
萬人舩上起宮室飛雲嘗見於吳國江表傳曰孫權  
張昭魯肅等青翰曾聞於鄂君見歌賦注鄂復有漢武  
共送追叙別青翰曾聞於鄂君見歌賦注鄂復有漢武  
申汾河之歌見歌賦注廣德有便門之諫漢書曰上  
出便門欲御樓舩御史大夫薛廣德不當乘輿免冠諫  
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自外  
以血污車輪陛下不乘輿矣上悅光祿大夫張猛  
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穆滿之乘龍焉天子傳曰  
人不當如是也乃從



龍舟浮于大沼焉注舟以龍山松之望鳥為形制猶今吳之青雀舫伍被曰吳王或以習昆

明之戰漢書曰武帝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修其至若翔螭赤馬語林曰漢武始穿昆明池沉翔螭

甚清帝追思李夫人之儔不可復得悽然賦鷓首鴨頭象著船首吳志曰諸葛恪製鴨頭船

三翼越絕書曰越為大翼中翼小翼船以戰梁督孫權之伍樓使董襲督伍樓船往會戰先登見號曰水

亦聞蒼隼晨鳧王粲海賦曰乘茵桂之飛鷹青雀釋名曰船上屋曰廬重屋曰飛廬晉書曰陶侃

或造以為梁謂造舟為梁或藏之於壑莊子曰藏舟於

澤謂之五矣然而夜半有力天淵既沉於飛龍靈芝

亦浮於鳴鶴晉宮器記曰天淵也亦有紫宮舟升進舟舟岸上人驚戴延之西征記曰檀山向恪水道經宜

晉使滹流皆相引蟻水中龍躍晉書曰晉將伐吳有

也小字所以浮巨浸而濟不通為利斯博

聖人作舟車以濟不通故車始於推輪文選序曰推始因彼飛蓬淮南子曰兄飛金輅則樊纓九就周禮

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以祀金路鈞樊纓九就建大旗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

馬之樊讀如聲馬大帶也



會賓客象路朱以朱飾物也龍勒龍馳也以白黑雜

色飾勒也條讀為條以條絲飾纓前讀為前淺黑也

色飾纓耕根則青質三重鹵簿令曰耕根革青質蓋

之或駕於阜下沈約輿服志曰輦車周禮王后五路

也漢制乘輿御之或使或挽彼轅中後漢書曰江革

人挽或駕以阜下馬戒驅塵而出軌禮曰國

牛馬鄉里稱之曰江巨孝不為若夫朱英綠滕詩

塵不出執當擊轂以移風晏子曰齊人好擊轂相犯

新車良馬出與其人相犯曰擊轂若夫朱英綠滕詩

者不祥下車去之然後國人不為若夫朱英綠滕詩

公車千乘朱英綠滕注文茵暢轂詩曰陰制塗續文

朱英不飾綠滕繩也注文茵暢轂詩曰陰制塗續文

注陰揜軌也鞞所以引也公侯則紫蓋兮朱裏後魏

安車紫蓋朱裏與公乘輿則黃屋兮左纛宋書曰漢

侯同子皂蓋青裏乘輿則黃屋兮左纛宋書曰漢

羽蓋黃裏所謂黃屋也加犛牛尾大如力戰則朱血

斗置左駢馬軌上所謂左纛也犛音猶御獻子曰自

之染輪始戰而矢貫余手反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

豈敢言病疾讒則羣輕之折軸英書曰中山靖王勝

吾子忍之疾讒則羣輕之折軸英書曰中山靖王勝

軼衆口鑠金伏波之思下澤見路賦注楚子之及蒲

胥左傳曰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殺道于宋申舟

之及宋宋人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履及方載脂

於室皇則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方載脂

而載牽詩曰載脂載豈弗馳而弗驅詩曰子有車施

組銜壁折羽流蘇續漢書輿服志曰大行載車其飾

五采折羽流蘇陳平方交於長者漢書曰陳平家乃

門然門多轍輪扁俄譏其古書莊子曰桓公讀書輪扁

公曰公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以臣之事觀之新輪

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

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於其間而臣不能喻臣

死矣故漢則婕妤辭葦漢書曰成帝游後庭欲與班

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未主乃有婁魏則先生

崇正書



同輿蜀志曰曹公征呂布還表先主驚彼投人

與晉戰叔山舟搏駭茲載鬼塗載鬼一車或號追鋒

通憶遠則乘之或如流水氏行車注馮或因叔教而

高史記孫叔救傳曰楚俗好甲車王以為不便與馬

王必欲高車臣請教問里使高其相乘車者皆君子

或鄙慶封之美左傳曰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叔孫不

可疾言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寧宜妄指禮曰車

妄指不沈慶之乘猪鼻沈約宋書曰沈慶之每朝賀常

三五騎復行田園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過者不知

三公也及廢帝賜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後田園有

人時與馬成三無人時則與王導之驅塵尾晉書曰

曹氏妬導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眾妾曹氏知將往

馬導恐妾被辱遂令命駕酒遲之以所執塵尾柄驅

牛以進蔡謨問之戲導曰朝建欲加公九錫導弗之

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轆犢車長柄

塵尾導網絡朱絲儀制令曰諸車一品青油縹通暢

大怒五品以上青偏憶碧徘徊黑耳晉公卿禮秩曰

未裹六品以下皆不得用憶故輩則沛相後漢書曰素

給徘徊黑耳車一乘傳暢故輩則沛相後漢書曰素

事曰尚書今輶車黑耳後戶輩則沛相後漢書曰素

以清亮稱輶聞楚子左傳曰若教蚡冒單路藍縷以

路柴車藍大路昭儉左傳曰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

竿摩僭擬董卓別傳曰卓僭擬車服乘金華趙簡妙

左傳

曰楚

或號

追鋒

或因

叔教

而

或鄙

慶封

之美

左傳

曰齊

慶封

來聘

其車

美叔

孫不

可疾

言論

語曰

升車

必正

立執



晉書曰舊說黃帝子景祖好遠遊道死故祭以為道神也

巢車以望晉軍注樓呼宋人使呼宋人而告之陳遵

留客以投轄見井賦陳張綱獻直而埋輪後漢書曰

紀與杜喬等八人受詔行天下號曰八使七人皆奉

命惟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孤

罪京師震悚爾其奚仲初製山海經曰番禺生奚

以木為車注云世本日奚仲造車此言吉光明其父

子共創意又續漢書輿服志曰黃帝作車少皞時

皆良軒轅始作牛馬時奚仲駕馬唐車之制度又

釋名曰黃帝造書著肇牽車牛遠服詩稱

孔博詩曰戎車孔豨膏棘軸之喻史記曰淳于髡曰

滑也然不鹽浦染輪之樂子虛賦曰鷲於鹽浦割鮮

而食之或驅蒲輪石草木又漢書曰蒲輪車惡傷土

或駕皮軒漢官解曰馬有麻車有丞相之容馭吏

漢書曰丞相馭吏嗜酒數適蕩嘗從吉出醉

嘔丞相車茵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

夫去士使此人復何所容西曹尹喜之占老君

曰尹喜嘗登樓望東極有紫氣西邁曰應桓榮稽古

有聖人過京邑果見老君乘青牛車來過桓榮稽古

以荷賜後漢書曰桓榮為少傅賜輜車乘馬榮大會

勉乎不魏舒喪子而承恩陽燧曰魏舒子亡詔給

散其淳于既同於炙輶嬰之為人然而承意觀色為

徙轅韓子曰吳起為西河守素有小亭欲攻之乃徙

崇正書院



象日亦有節以鳴鸞大戴禮曰王升車則鳴鸞之

動而鸞鳴節下車以佩玉為度非僻之心無自入也馬

又晉書曰謝玄敗符堅於淝水獲所乘雲母車貳轂

重牙乘輿倚龍伏虎靈文畫輻公侯倚鹿伏熊黑輻朱班輪亦聞

長萬奔而輦母左傳曰宋南宮長萬奔陳考叔爭而

挾輈左傳曰公孫閱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逐之

山欲伴周禮曰輪人為輪行澤塗也故塗不附伴

於鑿中厚則不敷視之不過乎五雋禮曰五雋式御之

必經乎三周禮曰御婦車而皆起於涿鹿帝與蚩尤戰涿鹿

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駟馬以駕國簿今曰指南車

皆迷路帝作指南車四馬正道一

人駕士信播是矚車上征記曰尚方北門中有指南車

十四人見肅慎之獻雉鬼谷子曰肅慎氏獻白雉於文

南指聞鄭人之取玉載指南車為其不惑也必馬鈞

既洞其精微魏書馬鈞傳曰先生謂古無之記言之虛

也先生曰古有之明帝解飛亦言其委曲尚方令錄曰

乃召先生曰古有之明帝解飛亦言其委曲尚方令錄曰

飛機巧若神妙思復有備其五色于有五色車皆駕

馬發沈約宋書曰立車五色名之七香魏武與楊彪

下四望通幟七香車具之輓軌論語曰大車無輓

行之矩以陰陽周禮曰轂也者為利轉也凡斬輿

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火養其陰而濟諸其積陽則

音耗柞鋤華杜林推之者鹿東觀漢記曰杜林寄隄

反擊音至完



年弟成物故器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今將容  
楊賢於隴底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  
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晉武馭之者羊武帝被  
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庭並寵者衆莫知所適乘羊車恣其所之駕牛聞張  
官人乃取竹葉插戶鹽汁灑池以引帝車案捕田信與  
湯之禍漢書曰丞相長史朱買臣三人案捕田信與  
牛車有棺無槨乘驟觀劉禪之降蜀志曰後主劉禪  
上問殺三長史乘驟觀劉禪之降

諫趙同之共處車前曰臣聞天子出趙同驃車降鄧艾  
皆天下英豪今漢雖乏人獨奈何與刀戒甯戚之無  
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同同泣而下車

忘尸子曰甯戚為桓公祝曰使公無忘周道之行有  
棧詩曰有棧之渭陽之贈乘黃渭陽何以致送舅氏曰至  
乘又有三材之輪周禮曰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  
黃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  
注三材以為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

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亡則大不成也鍵千秋駕之  
而入宮漢書曰田千秋年老朝見得安平御之而升  
殿晉起居注曰太始四年正月王上臨彼傳祗與玉導  
並優容於殊暭不許諸公讚曰司徒傳祗以足疾遜位  
疾不堪朝會顯宗詔令別有祥聞曠左車曠左武則  
乘輿入殿不得施拜

綏旌禮曰卓綏旌上帝運斗以為用見星賦運中天  
建德以攸行禮曰天子以樂為御東宮畫輪之制舊事  
皇太子初拜王后重翟之名禮曰王后五路一重  
有畫輪四望車

不巾不蓋之狀續漢書輿服志曰輕車古之  
輦車五不巾不蓋之狀戰車也

龍首天矯以銜軛鸞雀雀雉時而立  
者晉氏有三望車

衡宋書曰漢制乘輿金根安車立車間闕之車  
詩曰間闕采芣之朝尤精良白提之朝采芣之朝

車之率今采芣之朝尤精良白提之朝采芣之朝

車之率今采芣之朝尤精良白提之朝采芣之朝

車之率今采芣之朝尤精良白提之朝采芣之朝

車之率今采芣之朝尤精良白提之朝采芣之朝

車之率今采芣之朝尤精良白提之朝采芣之朝



及夫金薄緣龍之飾車輪皆朱班重載所全

倚較靈文畫轡武剛陷軍之制漢書曰武剛車自環為營

又史記三王傳曰賞以元戎注云元戎十乘以先啓

以謂兵車也衛輓之上並有劔戟名曰陷軍之車所

家之先行伍也敵如輕兮如軒軒注輕音致前重也軒

後重左實兮右偽左傳曰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

也柴而四輪起於王莽馬漢書曰王莽造四輪車駕六

從之擊鼓挽者呼登仙莽出今在平上本乎梁冀東

前百官竊言此似輻車非仙物也謝承後漢書曰穎

漢記曰梁輿借張季荷劉詡之仁陽劉詡好賑貧乏

後作平上輻車張季荷劉詡之仁陽劉詡好賑貧乏

陳國張季札弔國喪值冰寒車毀牛病汝南受晉武

不能進詔遂之推所乘車強牛與之

之賜晉書曰武帝賜汝南或以香衣為號晉太康起

王歸藩詔賜或以畫雲表麗漢書記曰武或輓廣而

香衣輦一乘或以畫雲表麗漢書記曰武或輓廣而

作賂傳曰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車名或輓輻而更

貴韜子正書曰漢世賤輻車而貴或為輻以共轂子

曰三十輻共一轂或駢衡而挂韉鮑明遠蕪城賦曰

當其無有車之用或駢衡而挂韉鮑明遠蕪城賦曰

挂地歌吹沸天巷出由於鄭人左傳曰齊與魯戰于長

臨于大宮且轍亂知於曹劌左傳曰齊師敗績公將馳之

巷出於車吉且轍亂知於曹劌左傳曰齊師敗績公將馳之

難則也懼有伏焉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大國至

夫專防風之骨

專車使聘魯問孔子

見長狄之眉

弟三人佚宕中國

仕俄聞於生耳

語

瑞或見於垂綬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

然丘則剛金為朝

拾遺記曰周成王六

越鏡峴泥沸海有蛇

洲降岑鏡峴削

車輪者

至

至

至

至

至

至

至

至

至

至

至



為朝比至京師朝銳幾盡沸海涌起如沸煎也魚鱗  
皮骨堅強如石可以為鑑汎沸海之時以銅薄舟底  
蛟龍不得近經蛇洲則以豹皮為屋於屋中推車經  
峯岑然胡蘇之木此木煙能殺百蟲經塗五十年而  
至洛

也 奇肱則從風以飛 駭見蜂賦飛車初美晏子之  
能讓說苑曰晏子朝乘敞車駕馬馬景公遺之轡車  
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嘉宰予之見辭孔子曰

孔子使宰予以禁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  
曰夫子無以爲也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違仁妻不服  
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若夫觀物之麗靡  
竊妙之浮音夫子遇之弗聽也故臣知夫子之不用  
也 此車辟惡記里之用 並駕四馬辟惡車太卜令一人

在車執弓箭皮軒車左右黃鉞豹尾之儀 鹵簿令曰  
金吾隊正一人在車執弓黃鉞豹尾之儀 鹵簿令曰  
車右武衛隊正一人在車皆武弁朱衣

為盛見文物之彰施 鼎 斯國容之

夫鼎者鑄九牧之金而調五味者也 說文曰鼎三足

寶器也昔禹貢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夏氏象物左

下民入山林川澤魑魅魍魎莫能逢之

曰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

德不在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亂雖大輕也成王定鼎

于郊廓天世三十一其奸回昏亂雖大輕也成王定鼎

德雖衰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周鄭人鑄刑

鼎以爲國之常法也 於魯有壽夢之賄 左傳曰魯襄

馬生荀偃束錦之加璧乘 衛有孔悝之銘 禮曰衛孔悝之

祖莊叔左右成公隨難于漢陽即官于宗周奔走無

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與

舊嗜欲其勤公夙夜不解于烝爨鼎若纂 危見魚游

乃考服其勤公夙夜不解于烝爨鼎若纂 危見魚游

游希範檄陳伯之書曰將軍魚 妖聞雉升 書曰高宗

飛耳不聰之異 逸少之紀書迹 鼎錄曰張陵得仙書述已

於九功沉

張陵之刻丹經刻丹經埋於雲臺山下



識元常之受賜鼎錄曰鍾繇字元常魏文嗟主父之

見烹漢書曰主父偃曰丈夫生爾其形觀附耳

絕大謂之鼎錄曰漢武帝登泰山鑄一

之鈇注云鼎耳在表燕音茲武音翼

覆公餘或刻以萬壽

泰山萬壽無疆四

海寧謚神鼎傳芳

而為之其形若瓶無足文

曰五孰是資君王之膳

備軍鑄一鼎其

文曰破備鼎

紀功曰或云昧且以猶怠

或云三命而益恭

莫余敢侮體於是

弼於是以餽余口

伯之諫魯公

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

產左傳曰鄭子產聘于晉韓宣子私焉曰寡君寢疾

黃書曰項舉由秦武

商而鑄今鑄鼎刻其功以勸忠臣

曰美祥鑄一金鼎埋之建章宮

刻其文曰璜鼎見彼汾陰

有德寶鼎自出此天以與漢是漢鼎非周鼎也

泗水史記曰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始皇

崇正書元

復聞扛自項王

臧哀

臧哀

臧哀

臧哀

臧哀

臧哀

臧哀

臧哀

臧哀

臧哀

臧哀

臧哀

臧哀

臧哀

臧哀

臧哀

臧哀

臧哀

臧哀

臧哀

臧哀

臧哀

臧哀



何書春秋左氏有鼎事幾衆對狀除郎中陳而約祭  
後漢書曰孝明帝時王雒山出寶鼎詔曰鼎象三公  
豈公卿奉職得其理耶太常初祭之日陳鼎於祖廟  
以備器用賜三公帛五動之而必資九萬戰國策曰  
十求九鼎率二千石半之動之而必資九萬戰國策曰  
與秦不苦歸之國願大圖之齊王發師救周秦  
兵還罷率至齊曰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  
致之齊王曰寡人將寄塗於梁對曰不可梁之君臣  
欲得九鼎謀之渾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矣若欲入楚  
鼎必不出齊王曰將寄塗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  
欲得九鼎謀之華廷之中其日矣若欲入楚鼎必  
不與鼎者非汝醢壺誓可懷戴提挈非若鳥集鳥  
飛九鼎與人挽之九鼎於齊誓可懷戴提挈非若鳥集鳥  
乃止潭舉之而亦須十二周禮曰王日一舉鼎十有  
徒且切舉之而亦須十二周禮曰王日一舉鼎十有  
鼎既不汲而自盈亦不炊而常沸晉中興書曰神鼎  
重能息能行不炊而沸不及自盈網之氣自熱所  
生也亂則藏於深山之明應運而至故禹鑄鼎以  
之得美陽者表厥尸臣漢書曰宣帝時美陽得鼎

命尸臣官此拘邑賜爾鸞旗黼黻珣玗戈此鼎鑄荆山  
殆周之所以褒賜諸侯子孫刻銘先功也  
者當乎天紀史記曰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出  
有莘而見負史記曰伊尹欲干湯乃爲有莘氏媵行  
屬賓而未已而移五步自周郊鄭已來東南移不  
知今至何國也道人商行傳梁武之寫仙經鼎錄曰  
曰鼎在闕賓於陽州是西北楚子之求分器左傳曰楚  
鑄子雲書之沉于九江中  
子革曰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觀象犧易利金玉  
分器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觀象犧易利金玉  
之貞易曰貞玉鉉大吉無不利致用王家有崇貴之異  
崇鼎貫鼎天子之器也注崇貫皆國名



事類賦卷之十六

事類賦卷之十七

宋博士渤海吳淑撰註

皇明都事錫山華麟祥校刊

飲食

茶酒

茶

夫其條煩療渴

唐書曰常魯使西蕃烹茶帳中謂蕃人曰條煩療渴所謂茶也蕃人曰我

此亦有命取以出指曰此壽

換骨輕身陶弘景雜錄

州者此顧者者此

換骨輕身陶弘景雜錄

則有渠江薄片

茶譜曰渠江薄片西山白露茶譜曰洪

白雲垂綠脚

茶譜曰袁州之界橋其有甚著不若香

浮碧乳

茶譜曰少味極甘芳煎如碧乳也挹此霜華



茶譜曰傳巽七詩云蒲桃宛奈齊柿燕栗常陽黃梨

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極石蜜寒温既畢應下霜華

茗却茲煩暑四月四日長沙之石楠採其汁伴米而蒸

猶饒藥之類必吸此茶乃清文既傳於杜育賦曰調

去風也尤宜暑月飲之

神和內倦精思亦聞於陸羽茶譜曰唐陸羽若夫擷

此臯盧廣川記曰臯盧茗之別名烹茲苦茶兩雅曰

注樹小似栝子早採者為苦茶晚

採者為真栝子其色稍白

巴東有真栝子其色稍白

又白栝子其色稍白

陽縣有真栝子其色稍白

掌茶李太白有詩

尚味之道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

重齊魯大邦而麥和茗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

不好勝復謂曰卿明曰願我為卿設鄉曲所美不

風專習茗飲彭城王家有吳妓以此言戲之自是朝貴

營項水兒彭城王家有吳妓以此言戲之自是朝貴

中元又欲為之設茗先問卿於水左多少蕭正德不

曉又意若下官雖生水鄉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

舉坐笑焉又魏珠曰琅琊王肅昔仕南朝好茗飲

美及過此又好羊肉酪漿嘗云羊陸之小國唯茗飲

之長羊比魯齊之大邦魚比和茗之小國唯茗飲

中與酪待槍旗而採摘茶譜曰團黃有一旗二對鼎

鏗以吹噓左思嬌女詩曰齒自清歷貪走風雨中

行病後吹噓對鼎垂則有療彼斛瘦武有按神記曰

合便以爲大不足後有客造之更進五升乃飽裁減

一物出如升大有口復茗澆之此物中涌出既吐而

覺小脹又增五升便悉然從口中病名解茗痕此

茲水厄世說曰晉王濛好飲茶必一斛二升乃飲

彼陰林陸羽可採茶經曰陽岸陰林紫者上法如種

石陸羽茶經曰採茶經曰陽岸陰林紫者上法如種

崇正書



曰蜀之雅州有蒙山山有五頂頂有茶園其中  
上清峯昔有僧病冷且久嘗遇一老父謂曰蒙  
頂茶嘗以春分之先後多攜人於侯雷之發蒙  
採摘三日而止若獲一兩以本處水煎服即能祛  
疾二兩當限前無疾三兩固以換骨一兩兩服  
矣是僧因之頂築室以候及期獲一兩兩服未  
而病瘥時到城市人見容貌常若年三十餘眉  
色其後入青城訪道不知所終今四頂茶園採  
廢惟中頂草木繁密雲霧蔽虧驚獸時出採摘  
矣今蒙頂茶有霧銖牙鑿牙皆云火前言造於  
之前吳主之憂韋曜初沐殊恩飲無能言造於  
也升為限雖不悉入口澆灌取盡韋曜飲酒不  
初見禮與密賜茶茗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逼  
以為陸納之待謝安誠彰儉德晉書曰陸納為  
罪欲詣納納兄子徹怪納無所備不敢問乃私  
嘗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徹遂陳盛饌珍羞畢  
及安去納杖傲四十云汝既不做遂陳盛饌珍  
能光益叔父奈何譏吾素業不別有產於玉壘  
壘開外寶唐山有茶樹產於懸崖造彼金沙湖  
興縣三寸五寸方有一葉兩葉造茶之所也胡  
按界於此厥土有境會亭每茶節二牧皆至焉斯泉

也處沙之中居常無水將造茶太守具儀注拜  
泉頃之發原止夕清溢造供御者畢水即微減  
者畢水已半之太守造畢即涸矣太守或還旆  
稽期則示風雷之變或見鷲獸毒蛇木魅焉  
為號茶譜曰印州之臨印臨溪思安八井五出  
茶譜曰茶之別者枳殼牙柏杷牙梳杷牙皆治  
又有皂莢牙槐牙柳牙乃上春摘其牙和茶作  
花茶者其片也早春之來宵化實化最上製於  
次白馬最橫紋之出陽坡茶譜曰宣城縣有丫山  
東為朝日所燭號曰陽坡其茶最勝太守復聞  
嘗薦於京洛人士題曰丫山陽坡橫紋茶  
含膏之作茶譜曰義興有龍安騎火之名茶譜曰  
茶最上言不在火前不在火後作也清明改火故曰  
佳又洪州西山白鳩阮兮鳳亭茶譜曰穆州之  
露及鶴嶺茶極妙鳩阮兮鳳亭茶譜曰穆州之  
山飛雲曲水二寺青峴嘉雀舌之纖嫩玩蟬翼之  
涿木二嶺者與壽州同嘉雀舌之纖嫩玩蟬翼之  
益茶譜曰蜀州雀舌鳥背來彩益其嫩牙所造



翼者其葉嫩也冬牙早秀茶譜曰紫山有翼者冬牙早秀

折麥顆先成見上或重西園之價懷江氏傳曰統馬

也謀曰今西園賣醜麪茶或伴團月之形茶譜曰衡山封州

之西鄉茶研膏為並明目而益思本草拾遺曰臯

之皆片罔如月豈瘠氣而侵精唐新語曰右

論利水道明目益意思又有蜀岡牛頰茶譜曰

力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功

福近易知禍遠難見者乎又有蜀岡牛頰茶譜曰

香如蒙頂也又歙州牛棧嶺者尤好洪雅馬程茶譜

興記曰烏程縣西二十里有温山出御苑碧澗紀號

茶譜曰有小江園明月紫筍為稱茶譜曰蒙頂有研

紫筍為稱茶譜曰蒙頂有研

而翼生天台記曰丹丘出至於飛自獄中廣陵耆老

帝時有老姥每日擊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競買自

且至暮其器不減所得錢散路傍孤貧乞人人或執

而繫之於獄夜擊所煎於竹裏茶譜曰唐肅宗嘗賜

賣茗器白牖飛去煎於竹裏茶譜曰唐肅宗嘗賜

一人志和配為夫妻各之曰魚童樵青使人蘇蘭薪桂竹

裏煎効在不眠茶博物志曰飲真功存悅志

久服令人或言詩為報茶譜曰胡生者以釘鉸為業

有力悅志或言詩為報茶譜曰胡生者以釘鉸為業

茶飲必奠酌之忽夢一人謂之曰吾姓柳平生善為

詩而嗜茗感子茶茗之惠無以爲報欲教子為詩胡

生辭以不能柳強之曰但率子意言之當有致矣生

後遂工詩焉時人謂之曰胡釘鉸詩柳當是柳渾也

或以錢見遺好飲茶家月古塚每飲輒先伺之二子

欲掘之母止之夜夢人致感云吾雖潛朽壤豈忘

桑之報及曉於庭中獲錢十萬似父埋者惟貫新耳

復云葉如梔子花若薔薇一尺二尺至數十尺其

川峽山有兩入合抱者伐而聚之樹如瓜蘆葉如

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拼欄蒂如丁香根如瓜蘆葉如

一日茶二日檟三日菘四輕輕飄浮雲之美

日茗五日檟注菘音菘



之羞茶經曰茶千類萬狀畧而言之有如胡人  
魚麗于罍罍然華牛臆者廉謔然浮雲出山者輪囷  
考若之為用蓋飲食之所資採至于封七經目胡鞞至霜筭八等籥徒音離師

酒

魚麗于罍罍然華牛臆者廉謔然浮雲出山者輪囷  
若夫儀狄初制戰國策曰帝女儀狄作酒而進於少康造始儀狄  
少康造始禹孟子曰儀狄造酒笑而禹疏之少康造始儀狄  
九投百品之精少康造始儀狄九投百品之精以稷來以成醇醪  
宿三重之美百品酒之終也統音皖醪九投澄清一宿三重之美  
陽之相感重之酒也醪薄酒也醪音熟也醪音途音縮三  
也亦吉凶之所起陽之相感魏藤黍為酒注麴陰也相得而沸是故以

挹此思柔詩云光觥其德吉酒思柔  
茲反耻詩曰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

為穆生而置醴漢書曰楚元王敬禮  
則有優章曜而賜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夫楚人

定國數石而精明漢書曰至數石不亂治獄益  
三日僕射晉書曰周

鄭玄一斛而温偉漢書曰大將軍袁紹總兵與州

陳諫每唱於迴波唐書曰李景伯景龍中為

養性亦澆於纒隗世說曰王遜

宗正書院



司馬相如忱曰阮籍嘗中累隗爾其樂茲在鎬詩曰

故須澆之言同相如惟晉侯與齊侯宴中行穆子

在鎬豈挹此如澠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

樂飲酒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天曰法

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天曰法

有酒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天曰法

鄭君之能釀抱樸子曰鄭君釀酒法酒成因以附子

成其法飲酒大過非攝生之術憶劉伶之解醒世說曰劉伶嘗飲酒

以酒為名飲之則醉八斗山濤飲酒至八斗才堪於二升公至醉

而限已竭飲而罷陶侃則過限便止晉書曰陶侃每飲

少時常有酒失孔顛則彌月不醒事書曰孔顛為府

九日醉勝世人文舉嘲曹公之禁朝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

德故堯不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樂紂以召人有旨酒之

不禁婚媾也太祖外雖簡雍譏先主之刑寬容之而內不能平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

簡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行於道謂先主曰彼欲

其具與飲釀者同生曰卿何以知之對曰彼有許醜酒有與出詩注釀所起切而原欲釀者

經曰西北荒中有酒泉此酒美如肉清如鏡其上

有玉樽取一樽復一樽與天地同休飲此酒不死

海中之樹似南史曰南海有頓遜國在海嶼上

三雅既聞於劉表次曰仲雅小曰季雅伯雅

崇正書院

精中厨設精饈陶侃則過限便止酒有限當飲有餘

孔顛則彌月

而限已竭飲而罷陶侃則過限便止酒有限當飲有餘



仲雅六升季雅五升又設大錢於百棹仍傳於子  
杖端客有酒輒以劇之駭醉醒也  
見下唐堯賞鍾會之不拜世說曰鍾毓與鍾會少  
千鍾注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  
散酒父問其故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問會曰倫  
拜非禮所美孟嘉之得趣嘉好酣飲愈多不亂問  
以不拜禮所美孟嘉之得趣嘉好酣飲愈多不亂問  
嘉酒公未得好而卿嗜之酌此中聖魏志曰徐邈為尚  
嘉曰公未得好而卿嗜之酌此中聖魏志曰徐邈為尚  
逵私飲太祖甚怒渡遼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  
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魏性修慎偶醉言耳由是得  
罪後文帝幸許昌見邈問曰頗復中聖人否邈對曰  
昔子反斃於穀陽仰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  
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痛以魏見傳而臣嗜同二子不能  
大笑顧左右賜之上尊漢書曰成帝賜諸貴丞相翟  
曰名不虛立賜之上尊漢書曰成帝賜諸貴丞相翟  
石養牛一曰君審處梁武之稱臧盾招延後進武帝  
馬方進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飲盡顏色  
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飲盡顏色  
不復言笑曰若蕭介棄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  
曰叔盾之飲蕭介謝奕之逼桓温晉書曰謝奕為桓  
之文席之美也

司馬因以酒置甕温走入南康主門  
温一兵計於甕事共飲曰夫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  
怪行朱虛之軍法見魏志朱虛醉丞相之後園曰曹  
參代蕭何為丞相一遵何約東曰夜飲醉酒卿大夫  
及賓客見來不視事皆欲言至者參輒飲醉之終莫  
得言相舍後園近吏舍吏曰夜歌呼從吏惡之乃請  
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幸召按之乃取酒張坐飲  
亦歌呼與或投醪而感義黃石公記曰昔良將用兵  
相應和或投醪而感義黃石公記曰昔良將用兵  
河令將士近迎流飲之夫一草醪不能味或舉杯而  
一河水三軍思為之死非茲味及之也

殺人張績為相州路經郢州引吳與規為賓客  
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安規尋起還其在座忽  
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是夜便辛規恨  
孺悲兒憤哭兼至信次之翁孺又須規妻深痛夫謝  
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績一與酒殺吳氏三人謝  
會聞於指口齊書曰謝朓為吳興與弟嵩於正身者  
致瀛數斛酒遺書曰謝朓為吳興與弟嵩於正身者  
力飲此物勿預人事管仲嘗憂其棄身公飲管仲酒  
仲棄其半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言飲之孔

失言失身素臣以為棄身不如棄言飲之孔  
力飲此物勿預人事管仲嘗憂其棄身公飲管仲酒  
致瀛數斛酒遺書曰謝朓為吳興與弟嵩於正身者  
會聞於指口齊書曰謝朓為吳興與弟嵩於正身者  
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績一與酒殺吳氏三人謝  
孺悲兒憤哭兼至信次之翁孺又須規妻深痛夫謝  
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安規尋起還其在座忽  
殺人張績為相州路經郢州引吳與規為賓客  
河令將士近迎流飲之夫一草醪不能味或舉杯而  
相應和或投醪而感義黃石公記曰昔良將用兵  
亦歌呼與或投醪而感義黃石公記曰昔良將用兵  
一河水三軍思為之死非茲味及之也  
殺人張績為相州路經郢州引吳與規為賓客



和肯飲樂此今夕詩曰樂酒今營彼糟丘南史曰陳

逸而沉酒過差兄子秀致書諫止溺滋窟室左傳曰

之復復書曰速營槽血吾將老焉子良持鎗以乍進齊書

審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子良持鎗以乍進齊書

馬朝至未已注窟室地室游玄圃園長沙王冕捉華

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齊王

行酒武帝與豫章王嶷及王敬則自捧肴饌延之據

鞍而自適宋書曰顏延之好騎馬遨遊里巷遇舊既

營度于五齊周禮曰酒正掌酒之政令辨五齊之名

注泛者成而滓泛泛然如今宜成醪醴者成而滓齊

相將成而今紅赤如令下酒沈沈者成而滓齊亦均調乎六物禮

而滓沈沈如今造清齊音齊緹音體亦均調乎六物禮

孟冬命有司秫稷必齊麴藥必時蒸釀心潔水泉必

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酒官監之無有差

忒遺羊祜而弗疑好抗營遺枯酒祜飲之不疑抗有

疾枯熱之藥抗亦推心照之干折張昭而屢屈曰孫

時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

漢嘗命諸葛洛行酒至張招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

曰此非養老之禮也灌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

飲之耳恪勲昭曰昔師尚父九十權旄仗鉞猶未告

老也今軍旅之車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

謂不養老也昭卒嘉皇甫之質厚比齊書曰皇甫亮

無辭遂為盡爵片言橋飾屬有勅下司各列勤惰亮三日不

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實優

之鄙王琨之儉嗇齊書曰王琨儉於財用酒則有眠

畢卓之壘郎中興書曰大興末畢卓為吏部郎比舍

掌酒者謂是盜執縛之郎往視之乃畢吏入步兵之

部也卓遂引主人釀於瓮創取醉而去

厨世說曰阮籍聞步兵厨有貯酒數飲瀛洲之玉膏

見玉醴瀛洲挹南岳之瓊酥南嶽夫人傳曰夫人亦聞

醉裏遺冠韓子曰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也公胡不雷

之政公曰善因發倉賜貧窮論國冠也公胡不雷



入王家區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伯  
笑銀鐘之寵思話期於思話注方縹醪之賜在浩  
書曰太宗引崔浩論事語至中夜太宗大悅賜浩  
與卿同裴粲則勤以獻誠帝後魏書曰裴粲為中書令  
其味也昔北海入朝暫竊神器兩日洛濱粲再拜上書  
帝曰昔北海入朝暫竊神器兩日洛濱粲再拜上書  
我飲何聚曰北海志在沉酒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  
温克臣是以敢獻陰鏗則仁而獲報與賓書曰陰鏗  
微誠帝為之飲以授之眾座皆笑鏗曰吾儕終日  
行觴者因迴酒炙以授之眾座皆笑鏗曰吾儕終日  
甜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  
嘗為賊擒或抹之獲逢括頸於消難郎司馬消難嘗  
免遼問之乃行觴者獲逢括頸於消難郎司馬消難嘗  
過高季式與之酣飲留宿重門並閉取車輪括消  
難頌又自以一輪括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  
傾家之次道所貴恢每云見次道飲能令人欲傾家  
言其能復聞孔群喻之糟肉世說曰鴻臚孔羣好飲  
温克也覆瓿布乎不父棗爛羣曰公不見糟中肉乎  
乃更堪父羣常與親舊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

不了類孫朝積年麴封聚酒于鍾積麴成封望門百  
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政道之  
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無七族之親疎雖水火  
兵刃交於顯父之餞百壺詩云韓笑出祖出宿于  
前不知也顯父之餞百壺詩云韓笑出祖出宿于  
堯之舉千鍾酒曰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飲  
路嗑嗑尚飲百榼古之賢豈顧季鷹之身後張季鷹曰  
聖無不能飲子何辭焉東步兵或謂曰卿乃從適一  
縱任不為身後名也張蒼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  
時一且醉高歡之手中後魏書曰齊神武帝嘗在司  
杯酒飲高歡手中酒者大應彼東風見風賦別駕宋游  
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應彼東風見風賦別駕宋游  
丈夫卿之為人合飲此酒與石崇飲飲慢於酒賦別  
茲狂藥奏之裴楷曰孫季舒嘗與石崇飲飲慢於酒賦  
崇乃冬釀兮夏成曰昔禮曰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  
止乃冬釀兮夏成曰昔禮曰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  
之謂酒也昔酒父酒今之舊汾清兮新醪  
河清玉醪今在晉陽夏成之舊汾清兮新醪  
焉南玉醪今在晉陽夏成之舊汾清兮新醪







飲恒公酒樂子曰以夫子成禮之醉曰臣上其畫無量而  
未十其夜君子曰酒以夫子成禮之醉曰臣上其畫無量而  
不及於亂論語曰夫子成禮之醉曰臣上其畫無量而  
籍飲時充州刺史劉相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  
及相相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答曰  
勝公榮不可不與飲公榮則獨崔暹而可勸後魏  
謝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中  
直彈劾無避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中  
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禮成宴醜韓詩  
臣所射賜物千段乞以迴賜帝美之禮成宴醜韓詩  
曰夫飲之禮不脫屣而飲者謂之禮成宴醜韓詩  
謂之宴能飲者不脫屣而飲者謂之禮成宴醜韓詩  
以宴請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酒醜衣遇反可名稱聖  
賢難言酒以太祖時禁酒而人竊飲之故湛酒泉而在  
地瞻酒旗之麗天曹公之禁法味無百末漢書曰百  
末酒價重千錢酒論曰孝靈帝末百文嘗美味於鄒  
湖所謂鄰酒晉平吳始薦鄒酒於廟是也酌不極於

青田古今記曰烏孫國有青田核得水則有酒味復  
甚淳美飲盡更注水隨後成酒名青田酒

聞敗見宋樽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子重曰君  
三軍之士皆有酒色欲以勝敵不亦難怪消秦獄東

胡別傳曰武帝幸甘泉長平阪道中有蟲赤如肝頭  
目口齒悉具人莫知也時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胡

曰此為怪氣具人莫知也時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胡  
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後屬車

上盛酒為或以青州作號世說曰桓温有土簿善別  
此故也或以青州作號世說曰桓温有土簿善別

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或以建康為目  
言至臍平原有革縣言至膈上臣或以建康為目

宋書曰顧憲之為建康令清儉強力為政甚得人利  
故都下飲酒者醉旨鞭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

名傳上頻不醒自號文章志曰王耽嗜酒為上頻起於耽  
也味稱美祿漢書曰酒者類時以犬飲為上頻起於耽

阮孚以金貂相換見賦注淵明以葛巾見澆宋書  
潛好酒郡將侯潛逢其酒熟取亦云曲阿阮

頭上葛巾鹿酒畢還復著之

亦云曲阿阮

亦云曲阿阮



劉藻為平東別將神孝文於洛水之南孝文曰  
石頭相見藻對曰臣才非古人在度亦不留賦  
下今未至曲阿之酒以待百石賜卿大笑邯鄲被圍  
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者奏之楚王以  
趙酒薄而邯鄲故步白楊之野宋書曰袁粲為丹  
曰魯酒薄而邯鄲故步白楊之野宋書曰袁粲為丹  
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  
相顧到門求進架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  
見坐黃菊之籬王弘秋賦白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  
高允被勅論集往世酒之賦元忠坐酌而自怡後魏  
德元以忠為酒訓孝文覽而悅之元忠坐酌而自怡後魏  
李元忠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莊帝崩棄官  
潛圖義舉會齊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濁酒以  
擊肺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雋傑今聞國士到  
門不能吐肺較洗其人可知還吾刺或取陶陶之樂  
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遠見之  
劉伶酒德頌曰捧罍承槽飲之樂陶陶或矜抑抑之  
儀既止其威儀必注娉媼及夫行車酌醴鳴鐘

**舉燧**

張衡西京賦曰酒車酌醴鳴鐘  
曰燧人皆醉何不哺我獨醒漁父曰泉  
人皆醉何不哺我獨醒漁父曰泉

**昌滄林之貢**

帝命杰公記曰高昌遣使獻蒲桃乾凍酒  
是滄林之貢帝命杰公記曰高昌遣使獻蒲桃乾凍酒

鄉飲酒曰與洗揚禪所以致潔也揚舉也解而語又高

王急命故非時耳帝問杰公物之異對曰蒲柳成

者終年不壞今美無半者皮厚味苦酒是入風谷凍成

酒滑而色淺故云然杰音竭寧西域蒲桃之味唐書

桃實於苑中種之前代或有真獻及破高昌收馬乳蒲

凡有八色芳香酷烈未兼醜或以蟹螯俱執畢茂說曰

益頌賜羣臣京師識其味或以蟹螯俱執畢茂說曰

嘗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持酒或以彘肩並賜沛公曰

入關項羽至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樊會飲之

禁正書完



王曰賜之彘肩則有一生彘肩會復插於地拔劍以  
而啗之王曰壯士復飲乎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  
辭禮有生禍之語而禮曰夫豢豕為酒非以避厄也  
著崇飲之旨書酒誥曰文王誥教小子有王相不  
自服自逸矧邴原有廢業之憂魏志曰邴原初辭家  
曰其敢崇飲邴原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至陳則  
韓子助穎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原則  
親盧士幹臨川則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  
本能飲酒但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  
安生飲酒終日不醉范秦述傷生之理宋書曰范泰  
士外弟荆州刺史王忱請為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輒  
累旬及醒則饑然端肅泰陳酒既傷生所宜深誠其  
言甚切性嗜嘆久之曰見荀忘濡首之戒易曰飲酒  
規者衆未有若此者也荀忘濡首之戒易曰飲酒  
節將貽腐脅之斃晉書曰周顛善飲至一石過江  
也欣然出酒二石對飲而罷明故三爵以退禮曰君  
日顛如故視容已腐脅而死故三爵以退禮曰君  
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三爵油飲  
以退注酒肅敬貌言音閣言言和敬貌油油敬悅貌

而百拜成禮禮曰一獻之禮實主百拜所以喻之於  
兵而譬之於水也南史曰陳暄好酒沈酒兄子秀致  
也水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誌議有言酒猶水  
也兵可以干日不用不可一三不備酒可干日不飲不  
可一飲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



事類賦卷之十八

宋博士渤海吳淑撰註

皇明都事錫山華麟祥校刊

禽部

鳳 鶴 鷹 鷄

鳳

伊九苞之神鳥

論語摘襄聖曰鳳六象九苞六象頭

尾象緯九苞口苞命眼合度耳聰達舌詘仲色光彩  
冠短周距銳鈎音激揚腹文戶宋均注緯五緯也  
天度也周當作朱稟至陽之純粹鵠冠于曰鳳鶉火  
戶所由出入也

既負禮而蹈信亦戴仁而纓義抱朴子曰鳳頭上青

禮智黑向智瞻玄扈而來思帝王世紀曰黃帝齋于

足下黃齒信望黃紳而必至韓詩外傳曰黃帝

雞頭五色止帝東園望黃紳而必至韓詩外傳曰黃帝



見鳳鳳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凰何如天老曰鳳前  
戴德頌揚義背負仁足履正鴻前而麟後蛇頭而魚  
尾龍文而龜身燕頤而雞喙黃帝服黃衣因離珠以  
帶黃紳戴黃冠齋于宮中鳳蔽日而至焉  
逝銅瓊枝以珍琳琅玕為實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  
頭透瓊玕也與孟虧而俱逝身其先為虞氏馴百禽  
以飼琅玕也夏后之末民始食卵孟虧去之鳳凰隨焉止於丹山  
去九疑萬八千里此山多竹長千仞鳳凰食竹實孟  
虧食若乃感六英而鼓舞作樂六英鳳凰鼓翼而舞  
木實若乃感六英而鼓舞作樂六英鳳凰鼓翼而舞  
聞九成而來儀成鳳凰九應升中而降止升中于  
天而鳳凰覽德輝而下之費道帶屈原曰鳳凰翔于  
降龜龍假覽德輝而下之費道帶屈原曰鳳凰翔于  
歎河圖之不至論語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今何德之衰  
衰論語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今何德之衰  
嘗遊郊藪愛其寶人不愛其道地不  
詎集藩籬鳳凰上擊九千仞絕雲  
則有揚雄之吐揚雄著太玄

蕭史之吹

賞僧綽之戲

奪荀勗之池

見夢既名於張鸞

為祥曾貴於穆之

復有感唐堯而

負圖

為少昊而司歷

鳴彼高岡

食茲竹實

或五雛而十子

崇正書院

韓詩外傳曰黃帝時鳳止

帝東園集梧桐食竹實

蕭史之吹 蕭史弄玉同居 鳳凰來至其屋 為作鳳吹

賞僧綽之戲 宋書曰王曇首昔自見 手集會子孫任其戲

奪荀勗之池 荀勗自中書監遷守 取於懷亦復不

見夢既名於張鸞 鸞書 見夢既名於張鸞

為祥曾貴於穆之 穆之 為祥曾貴於穆之

復有感唐堯而 堯而 復有感唐堯而

負圖 堯圖以赤玉為押黃金檢白玉繩其章曰天教

為少昊而司歷 左傳曰剡子對孔子曰我高

鳴彼高岡 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

食茲竹實 帝東園集梧桐食竹實

或五雛而十子 帝東園集梧桐食竹實



易林曰鳳有十子同巢共母又曰鳳生或三文而五

五帝王世紀曰黃帝坐于玄扈有大鳥其狀如鶴被

降長樂而止上林漢書曰五鳳三年鳳集長覽九

州而觀八極天地對黃帝曰鳳能究萬物通或高蹈

於大皇之地野楚辭曰獨不見鸞鳳之盛德而後下或

傳聞於君子之國說文曰鳳神鳥也天老復有巢阿

閣通五行出化鳳巢阿閣止東園見上瞻或因

之而作殿漢書元帝時鳳集殿或為之而改年漢書

既畫象於宮中東觀漢記曰光武生

更鑄銅於殿前魏畧曰文帝欲受禪郡

亦有飲湍瀨於砥柱濯羽翰於弱水南

或因惡殺而來

尚書大傳曰舜好生或為好文而止帝王世紀曰主

或煎膠而續絃有弱水繞之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四面

或以毛而免死拾遺記曰周昭王以青鳳之毛為二

人得之有陷大辟者以青王慈捷對於比雞宋書曰

鳳毛贖罪片毛則准千金謝鳳子超宗嘗侯僧虔因

承天解嘲於將子宋書何如虔公答曰慈

既美於得毛宋書曰謝鳳子超宗有文辭補新安王

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座出

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復

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又名曰懸磬之室

待不得江夏亦工於學尾性方整好學書高帝使

乃去



鳳尾詔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觀其戴德揭義復正

王麒麟賜之曰以麒麟賞鳳尾瑞帝舜而司晨尚書

負仁問天老而知狀黃紳注上帝豈復將鷄鴉而競粒楚辭曰

曰帝舜曰朕惟不又於百獸鳳司晨與鳧鴈而同群者哉鳧鴈皆

抱朴子曰百獸率舞鳳凰於與鳧鴈而同群者哉楚辭曰

庭則受辱於鷺雞也與鳧鴈而同群者哉

逖夫梁藻兮鳳至如鳴若簫笙帝王世紀曰黃帝時

音如籥舞音同金鼓夫天老對黃帝曰資長風以舉翰

唐書曰太宗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乃作威鳳

賦賜長孫無忌曰有一威鳳難朝陽晨遊紫霧夕

飲玄霜資長風以舉集軒丘而載舞山海經曰軒轅

翰喚天衢而高翔集軒丘而載舞

鳥自其羽翾翾飛翾翾其羽其鳴鏘鏘

舞其妻占之曰吉鳳于飛和晨云賀世

鳴鏘鏘有嬌之後將育于姜晨云賀世論語摘衷聖

婦嬉止鳴曰提扶夜鳴集曰歸昌昏鳴對黃帝曰鳳

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集曰歸昌昏鳴對黃帝曰鳳

鳴曰發明書鳴曰保章舉鎮星順而必至鎮星不逆行

鳳至天樞得而下翔運斗樞曰天出丹穴而德茂海

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五彩而文名曰鳳首文降紫

庭而道允蔡邕琴操曰周成王琴歌曰鳳將九鷯而

並至二石為事曰郭中外道西與四靈而効祥禮運

靈為畜何謂四靈麟或刻木作形自口中而銜詔中

鳳口石季龍與百丈紉繩轆轤迴轉下之或以金

鶴

伊羽族之宗長淮南八公相鶴經曰鶴者有胎化之

仙禽鮑照舞鶴賦曰散幽經羣鸞鳳以遐鶩相鶴經

六百年飲而不羣薄雲漢而高尋子毛易黑點三年產

食與鸞鳳同羣薄雲漢而高尋子毛易黑點三年產



伏復五年羽翮具既稟精於金火亦受氣於陽陰

復七年飛薄雲漢既稟精於金火亦受氣於陽陰

經曰金鶴陽鳥也而游於若乃引負吭抗纖趾相鶴經

陰節洪解纖動商陵之悲操見琴賦商舞晉平之清

指相之備也動商陵之悲操見琴賦商舞晉平之清

徵見琴賦師曠清翔集既聞於介象死吳大帝思之

以象所住為廟時時往感召復傳於簫史列仙傳曰

簫能致陶侃之墓頭弔客墓陶侃別傳曰侃母善吹

白鶴儀形鮮異知非常人遺周穆之軍中君子抱朴

看之但見雙鶴冲天而去至若集蘭巖而顧步韶

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為沙昔夫婦俱隱此年數百

為猿為鶴小人為蟲為沙昔夫婦俱隱此年數百

羽化然日夕偶影翔集傳云昔夫婦俱隱此年數百

此鶴成止金穴而迴翔告二弟曰吾有局任不得數

相往來父老歌山頭白鶴引傳曰吾有局任不得數

乘白鶴各在一歌山頭白鶴引傳曰吾有局任不得數

復畏鷓鴣之羅網白鶴引傳曰吾有局任不得數

誠以

知天地之園方

飲巨蒐之獻

之舞

田饒比之而去魯

莊辛喻之而

自西北而逢集

辭吳市而

宣闐

出雷門而軒翥

孟氏周

宗王書完

送



王之飲穆天子傳曰天子飲於岱宗漢帝之壇漢東觀

日章帝至岱宗柴望畢白鶴二八緱山識王喬之至賦見山

王喬於遼東見丁令之還續按神記云遼東城門華

緱氏注欲射之鶴於空中歌曰有鳥非何不學仙塚纍纍

若鳴必戒露聞於白鶴注白非日浴莊子曰鶴不日

黑而或馭於江夏之樓述異傳曰荀環字叔璋落棲

上望西或飴以潭臯之粟拾遺記曰周昭王時

也鶴止或飴以潭臯之粟拾遺記曰周昭王時

去跨或飴以潭臯之粟拾遺記曰周昭王時

各一觀其瘦頭露眼相鶴經曰丹鶴

粟飴觀其瘦頭露眼相鶴經曰丹鶴

亦燕膺而翳腹宣王見誨於聞天詩曰鶴鳴

王莽傳方於漬穀宣王見誨於聞天詩曰鶴鳴

比鳧脰而為長莊子曰鳧脰雖短續之則悲匪鷄群而可

亂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

父賦聞鮑昭之美鮑昭有詩播齊高之善宋書曰齊

陰為宋明帝所疑被徵為黃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

有羣鶴命筆詠之曰八風舞勁翻九野弄清音一擁

雲間志為羊公既訝於不舞世說曰殷中君嘗稱劉

君苑中禽羊公既訝於不舞世說曰殷中君嘗稱劉

便取為佐引見坐獨榻上與語劉兩日殊不稱瘦小

稱之客至試使驅庾域嘗驚於忽見好鶴啖域在位

營求致致不怠鳴九臯而寥唳出華亭而倩練

入王故事曰陸機為成都王所誅顧左右遊衛國而

而歎曰今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也矣乘軒者將戰

乘軒左傳曰狄人伐衛懿公好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

向耶溪而取箭會稽人取箭漢太尉鄭弘嘗採薪得

一箭頃有神人至問何所欲弘曰嘗患若固一舉而

耶溪載薪為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固一舉而



千里豈耳目之近翫者乎世說曰僧支道林好鶴  
林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能復起乃舒翼反顧  
視之如似換喪意林公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  
作耳目近翫乎養  
令翮成遂放飛去

### 鷹

伊鍾山之鷲鳥隋魏彥深鷹賦曰惟茲禽之化育實  
鍾山之所生資金方之明輝注見上  
淪瑤光之

精之炎稟金方之勁氣含火德之明輝  
純粹春秋運斗樞曰或聞於蒼成千日  
或重其指如十字魏彥深鷹賦曰指二周作

成蒼或重其指如十字  
血散花之狀魏彥深賦曰如散花赤如  
草畔金距

之名西京雜記曰茂陵少年李亭好馳逐鷹鷄  
南而為鷄晉書曰崔洪清厲骨鯁為尚書左丞相時  
鷄在北亦與鷄而為兄古樂府曰豹則虎亦有下  
為鷹

鷄在北亦與鷄而為兄古樂府曰豹則虎亦有下  
為鷹

鷄在北亦與鷄而為兄古樂府曰豹則虎亦有下  
為鷹

鷄在北亦與鷄而為兄古樂府曰豹則虎亦有下  
為鷹

鷄在北亦與鷄而為兄古樂府曰豹則虎亦有下  
為鷹

命中東觀漢記曰趙勤字孟卿太守桓虞署以為督  
良鷹下畫壁如真陳書曰齊廣寧王存珩好綴文有  
者皆以資僧達之馳獵南史曰王僧達性好鷹犬  
為真集朝士自行香次之僧達曰  
願即且放鷹犬弗復遊獵教行父之事君  
對宣公曰先大夫滅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

以周旋不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

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也唐則斷聯而見放唐書

宗初即位舊苑中有籠鷹悉漢則斥賣而不用東觀

斷聯任去良犬並解綫放之

曰和熹皇后臨朝上逐黃犬於東門史記曰李斯臨

林鷹犬悉斥賣之

犬臂蒼鷹出蔡擊鵬雛於雲夢幽真錄曰楚文王好

雲夢煙燒漲天毛羣羽族爭噬競搏此鷹瞪目雲際

無搏噬之志王謂獻者曰汝將欺余耶荅曰若効於

鷹便聳臣豈敢獻俄而雲墮若有物疑翔鮮白不辨其形

地度其兩翅數十里衆莫能識有博至若梁其會而



見求益都耆舊傳曰廣漢馮顯為謁者還單于至

顯收之使人擊鷹而亡也大亮忠而不獻唐書曰太

曰李獻大亮可謂忠直矣朕遣使至其所以見有佳鷹者

求鷹若朕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任使

非人朕覽表嘉歎不能自已若有臣若朕復何憂於

是賜之金盃馬融既美於出籠馬融思猶不解懷思

特下竹間放狗逐糜晚秋涉冬大蒼出籠黃要離亦聞

於擊殿戰國策曰唐睢謂秦王曰要離故其威同尚父

詩曰維師尚名傳鄧都為濟南魏帝以

秋吟見重魏文帝答繁欽書曰侯文以嚴霜行誅秋

賦侯文支遁則愛其神俊馬而不乘放人或問之曰

愛其神俊元坦則肆其畋漁史不恤人事性好畋漁無日

不收鷹大常數百頭置網十餘車至於驚蟄靡失於

白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為鳩處暑不差於祭鳥高書曰處

逐不仁者子產左傳曰子產如知然問為政

名爽鳩者少皞左傳曰少皞氏司寇者也

又若翮短飛急駁長起遲者起遲深賦曰雙駁長

六雌小雄形小加毛減肌不離手夜

於飛翬時令既傳於學習禮曰小暑爾雅亦號

赤不及亦聞惡彼足黃賦曰

弋禁於未擊漢書曰鷹隼擊飢而為用猜防既見

於曹公魏志曰呂布使陳登詣太祖登因陳布勇而

不獲及登還布接戰斫几責之登曰登見曹公言詩

將軍善如虎當飽其肉否則噬人公田不然如養鷹



飢則為用飽則飽則高颺引喻亦聞於權真晉書載  
揚去布為解飽則高颺引喻亦聞於權真晉書載  
容垂請至郭拜墓符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猶鷹也飢  
則附人飽便高颺若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唯  
急其羈絆不任其所  
欲堅不從去果不還

### 鷄

伊穎鷄之彩質爾雅曰雞大者蜀蜀子穎未實淪英

於玉衡衡星散為雞取巽之象易曰巽為雞注雞稟

火之精春秋說題辭曰雞鳴以類感也翰首見號禮

宗廟之鷄燭夜為名古今注曰雞賓孟既觀於斷

尾左傳曰實孟郊見雄雞自斷州綽亦效其先

鳴左傳曰齊莊公朝指道綽郭最曰是疾人之雄也

家淮南子曰雄雞夜鳴或以認蒼蠅之聲詩曰雞鳴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若乃五指金駸廣志曰雞有胡

種翹之花冠承露江表傳曰南郡獻長鳴承露雞南越

季平既銜於芥羽邱氏亦誇其金距左傳曰季氏芥其

雞邱氏為或養之而攘火山海經曰鷲雉一名山或

畫之而帖戶見春賦畫孟嘗效之而獲免史記曰孟

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客之居燕丹為之而得度燕

下者有能為雞鳴遂發傳出也至於三尺曰鷓爾雅曰

子曰燕太子丹質於秦逃歸至於三尺曰鷓爾雅曰

到關丹為雞鳴遂得早度性惟司夜韓子曰使雞

音昆職在鳴晨太玄經曰雌雞頭候天星而肆赦北

其能職在鳴晨太玄經曰雌雞頭候天星而肆赦北

書曰武成即位南宮大赦於殿門外建金雞不識其

義問於光祿大夫司馬膺之對曰海中日占曰天雞

星動當有赦儷金馬而為神漢書曰碧雞之神可祭祀

帝王以帝使復有越雉長鳴西京雜記曰漢成帝時

致也宣帝使復有越雉長鳴西京雜記曰漢成帝時



下漏噴之獸刻無差馬韓細尾魏志曰馬韓國出餘

子路冠之而示勇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雞

誘請為弟子乃委黃父戴之而吞鬼神異經曰東方有

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名黃父祖逖則舞於夜鳴

又名食邪以鬼為飯以露為漿祖逖則舞於夜鳴

晉書曰祖逖與劉琨為司州主簿共被同寢夜聞

中聞荒雞鳴逖蹴現覺曰此非惡聲因起舞庾翼則

怒其愛雄後晉書曰庾翼攻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

輩賤家雞愛野雉皆學棄之可惜者漢中之地春秋

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棄之可惜者漢中之地

乃魏王入漢中討劉備不得進欲守復難意欲棄之

之則可惜取之無所得以比之漢連之不一者山東

之勢戰國策曰秦東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弊邑欲

猶連雞之不能或食之而數千呂氏春秋曰苦學者

俱上於棲也或膳之而日雙左傳曰公候之不差於風

而後足或膳之而日雙膳曰雙雞

雨詩曰風雨如執之必在於工商周禮曰工商執雞

亦有羊溝之鬪莊子曰羊溝之雞三歲為株相者

列仙傳曰祝雞翁者雒陽人也居尸鄉之養或鳴在雲中

其有名字千餘頭暮棲樹晝散食欲取呼之

於梁文繡於其中死羅子鍾哭之其夜俱亡梁南七里有

山葬繡於其中北九里有間埋鍾於其內繡神靈變

為雞鍾理魄化為雉鳴哀響往來不聞其臚臚占

絕故詩曰維山列飛響維澗和清音不聞其臚臚

曰臚臚臚臚維山初鳴聽彼膠膠蕭蕭雞鳴膠膠

求於鳳驚陳子安言曰棄晨雞侯鳳警亦酒被割何

在於牛刀論語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至若棲殿

中之樹魏晉世語曰劉放孫奇共與樞要夏侯戲曹

幾矣其能復番婁門之牧吳越春秋曰婁門外使管

崇以指資放番婁門之牧難破墟者王牧難處使管

崇以指資放番婁門之牧難破墟者王牧難處使管

崇以指資放番婁門之牧難破墟者王牧難處使管



輅之占魏志曰平原太守劉亦取山雞毛著器中使

鳴不失辰此問越巫之卜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祀江道

連之而縱火通放雞注傳琰剖之而斷獄琰字季珪

為山陰令二野父爭雞琰問何食一云觀奉先之闔

漢書曰許奉先好雞宜帝微時數與奉先封侯記越

王之畜越絕書曰雞山勾踐以畜天淵曾喜於陸機

陸機出弟書曰天淵陳倉更聞於秦穆辛氏三秦記

池養山雞越絕書曰天淵陳倉更聞於秦穆辛氏三秦記

有石雞越絕書曰天淵陳倉更聞於秦穆辛氏三秦記

不去晨鳴山雞越絕書曰天淵陳倉更聞於秦穆辛氏三秦記

有神雞人取不得越絕書曰天淵陳倉更聞於秦穆辛氏三秦記

史記曰秦文公獲若越絕書曰天淵陳倉更聞於秦穆辛氏三秦記

或來集于河城若越絕書曰天淵陳倉更聞於秦穆辛氏三秦記

聲設殿則野雞越絕書曰天淵陳倉更聞於秦穆辛氏三秦記

曰遠飛海外朝越絕書曰天淵陳倉更聞於秦穆辛氏三秦記

常在杉樹下頭越絕書曰天淵陳倉更聞於秦穆辛氏三秦記

如冠頭及頭正越絕書曰天淵陳倉更聞於秦穆辛氏三秦記

荷條止于路宿殺鷺垣而棲爾雅曰雞棲於枝為既

雜為黍而食之鷺垣而棲爾雅曰雞棲於枝為既

牝晨而家索書曰牝晨無晨牝亦逆翦而冠晉書

玄既被殺安帝反正其權宋假號皆平桓氏遂成

元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而妻及玄建國

於楚衡陽屬焉自則有至北埭而方鳴齊書曰武帝

宮人嘗從早發至湖北埭到新豐而自識漢書曰七

雞始鳴今呼為雞鳴埭到新豐而自識漢書曰七

樂妻之不食後漢書曰樂羊子妻嘗有他舍雞誤入垣

肉姑乃棄之又若守夜稱信韓詩外傳曰田饒謂

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

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雞有五德也以其

所從來候潮表異物記曰向潮雞潮水上則鳴孫

也驅之既喻於馭民荀悅申鑒曰石雞清響而應潮是

崇正書完



若夫鑑形乃舞異苑曰魏武時南方獻山雞帝欲其

前雞見形而舞不知賦其事遂映水而溺有美毛自愛其

至死韋仲將為之賦其事遂映水而溺有美毛自愛其

毛終日映水符朗知其半露晉書曰符朗善知味會

目眩則溺此雞棲紀消養其全德列子曰養鬪雞

常半露檢之驗焉日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

問之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之曰拾遺記

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舍塗既見於能言拾遺記

似木雞矣異雞無取應者桃都亦聞於出日玄中記曰

國去王都七萬里人喜言桃都亦聞於出日玄中記曰

服鳥獸雞犬皆使能言桃都亦聞於出日玄中記曰

上初出照此木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右廣

候之而駕左傳曰楚子為乘廣二日中而說子反則之

而食左傳曰晉與楚戰見星未巳子反命吏見於事

始崔光知翅足之多後魏書曰崔光字長仁正始元

雞詔以問光表三翅足衆多羣下相扇動之象脚  
差小其勢尚微易制御也後數日如皓等並以罪伏  
法於其禮置在窓間宋氏得講談之益幽真錄曰晉  
光逾重置在窓間宋氏得講談之益幽真錄曰晉  
處宗嘗買一長鳴鷄愛養甚至棲籠置窓間雞遂作  
人語與宗談論極有言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言功  
進大

事類賦卷之十八



事類賦卷之十九

宋博士渤海吳淑撰註

皇明都事錫山華麟祥校刊

禽部

鴈 烏 鵲 鷺 雀

鴈

邕邕鳴鴈順時翱翔詩曰邕邕鳴鴈東海申歌於漢武

漢書曰武帝太始三年東睢陽見養於梁王漢書曰

睢陽國中賀秦繆之得士說苑曰秦繆公得百里奚

得社稷之臣實社稷之悲虞固而隨喪會稽典錄曰

少有不辭拜而受輒飛逐焉及卒官鴈隨喪至餘姚墓前歷二年乃去

或曰駕鵞也廣雅曰鵞鵞鴈亦稱足蹠其足注曰鵞



問有暮蹊屬既聞其維索飾布儀禮曰大夫相以馬  
相者蹊音卡其時飛翔有別也飾之以亦同乎三帛五  
執維注鴈知其時也維謂繫索其足以亦同乎三帛五  
王書一死注二生鄉執羔大夫執鴈生可以飼社賈誼  
亦以稅無致以粟不宜食粟博物志曰鴈食若乃入  
梁州而逾塞有梁州志曰梁州縣界有鴈山傳云此山  
過高柳而知門出山海經曰鴈棲集之故因名曰鴈塞  
禮曰季冬之候白露而來賓周書曰白露之日鴻鴈  
月鴈比嚮候白露而來賓來鴻鴈不來人背時  
獻伯陽而聽政公左傳曰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  
之說因訪政事大說諫梁君之殺人獵新語曰且言田弋  
之有寵使聽政焉大說諫梁君之殺人獵新語曰且言田弋  
射之道上有驚鴈駭者梁王怒命射此其人其御公孫  
龍諫曰昔衛文公時大旱三年十云必須人祀文公  
曰求雨為民也今殺之不仁吾自當之言未卒雨下  
今君重鴈殺人何異虎狼梁君引龍登車入郭呼萬  
歲曰善哉今日今有明行列之次儀禮曰以鴈為贊  
獵得善言也

馬說卷之九

辨長幼之紀說苑曰以鴈為禮見殺遠殊於山木莊子

子行於山中見大木伐木者止其傍不取問其故曰

不材之散木無所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

年出於山及邑舍故人之家故人喜具酒肉令堅子

殺鴈烹之堅子請曰其一人之鴈能鳴其一鴈不能

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而死先生

何處焉莊子歎曰周人用近同於士雉以鴈為贊士

將處夫材不材之間入用近同於士雉以鴈為贊士

唯大夫而為贊見上入用近從風後先淮南子曰鴈

愛氣力春秋繁露曰凡贊大夫隨陽飛止春秋說題

北以陽禮既傲於太守漢書曰廣遠將軍皇南規

動也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見規規人色不存於夫

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見規規人色不存於夫

子家語曰孔子之衛衛公與孔子語乃逝若其遇明

月而雙陸北齊書曰斛律光從文襄出野見

宗王書卷



集河西而五色漢書曰宣帝於西河築殿前入上虞

而治田十三洲記曰上虞有五色鴈集殿前春銜拔草

鳥犯則有在南康而浮石山上有湖周回有數十里

刑無赦也在湖中每至翔於廣澤常避繳而銜

有一石鴈浮在湖中每至翔於廣澤常避繳而銜

秋南子曰鴈銜葦來自窮邊亦傳書而係帛蘇武在

而南子昭帝遣使和親常惠夜見漢使使謂單于曰

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

使者如其言單于大驚乃使武還

伊莫黑之孝鳥詩曰莫黑匪鳥春秋實至陽之純精

元命苞曰涼火為鳥陽既稟受於瑤光運斗樞曰瑤

亦合應於維星春秋運斗樞曰維星明則日鄭人既

瞻於楚幕左傳曰楚子元伐鄭諸侯救之楚師夜遁

晉師亦候於齊城左傳曰晉伐齊齊師夜遁師曠告

向告晉笑曰城上畢逋續漢書曰桓帝時

畢逋一年生鵲公為史府中朝夕漢書曰成帝時何

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府中朝夕武詩以御史大夫

數千樓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夫不來者

數月長感陽頰而口傷異苑曰陽頰以純孝著聞後

昔傷銜鼓之象欲令聲者遠聞即於其為燕丹而頭

虞立縣名鳥傷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

白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

仰天歎息鳥即頭白馬子推嘗見於蔽烟拾遺記

公燒山求子推已而遺之子推嘗見於蔽烟拾遺記

從煙蔽之推死文公為之斷火一月王母亦聞於傳

食括地圖曰崑崙山在弱水中非乘龍至於借樹為

詩唐書曰李義府召見太宗試令誅鳥云日裏揚朝

當全借汝集盧作賦成公綬鳥賦序曰有鳥集余

豈惟一枝



既瞻之於爰止詩曰瞻烏爰止亦聞之於返哺春秋曰

烏為陽陽氣又若夢豐邑而肇漢祖父家于豐其妻

仁故反哺嘗夢赤鳥若龍戲已入武昌而瑞吳烏志曰武昌赤

而夢赤鳥是為太公入武昌而瑞吳烏志曰武昌赤

赤豕至而飛精滅迹郭璞病四十年遠將軍景則其

烏過案封當取獨蹄猪畜之如其言後婦人始眼見

一丈夫衣服盡黑婦人語其來前不肯言有所畏遂

泣而去病始小問吾嘗論此事烏曰禽猪月畜水火

相忌自然之數取太陰之伏物消太陽之飛精日中

三足故以獨雀生而有夏為墟禍福皆由孔子云存亡

足者當之帝辛之時雀生烏於城隅古者曰小生大國家必斷

也縮掌自分於醜類縮注雅曰鳥鵲醜其掌巢煬帝之

惟幄隋書曰煬帝起宮丹陽軒輊不能止於江感文王之孝

悌瑞應圖曰文王時至應識則群飛集樓日侯景篡

位令飾朱雀門其日有白頭烏萬計集表偽則一足

墮地唐書曰天授元年有進三足鳥者天后以為周

又聞射彼日中見日賦羿愛之屋上六韜

美於有虞抱朴子曰夫鳥何以三足陽數奇也是以

攫肉更聞於亭長漢書曰黃霸為潁川太守遺吏

雲之對齊書曰高帝時有獻白鳥帝問此何瑞范雲

朱羽聞薛綜之詞薛綜赤鳥頌曰赫赫赤鳥惟長生

必飼其丹肉抱朴子曰取鳥之未生毛者以丹和牛

壽五群飛或認於旌旗北史曰齊高世辨性怯周師

西望遙見羣鳥飛起以為候宗慄之哭泣宗慄遺母

崇正書院

宗慄遺母

宗慄遺母

宗慄遺母

宗慄遺母

宗慄遺母

宗慄遺母



憂哭嘔血每有羣鳥數千集助蕭放之哀悲北史曰

于舍院哭而來哭止乃去齊蕭放

居喪以孝聞居廬室前有二慈鳥來集或啄馬申之

馴庭欲啄每臨時舒翼悲鳴全似哀泣或啄馬申之

陳書曰司馬申短毛喜於後主使其廢鋼申嘗畫

口寢於尚書省下有鳥啄其口流血時論以為諧賢

致或萃曾子之冠見上集庭既王吉射之而必中

帝起居注曰上東巡泰山到榮陽有鳥飛鳴乘輿上

虎賁王吉射之中而祝曰鳥鳴啞啞引弓射之洞左

二千石賜錢二百萬裴俠指之而能言魏裴俠年

七歲不能言後於洛城西見羣鳥蔽既為城於田緒

之境唐書曰德宗時鄭汴二州羣鳥皆入田緒李納

信宿如故鳥亦集戟於仲穎之門唐書曰柳仲穎自

羣鳥大集於昇平里弟庭樹戰架皆滿或銜珪而降

後為天平節度而鳥不集乃幸於鎮或銜珪而降

社墨子曰赤鳥銜珪降或集柘而為弓見弓賦鳥帝

業興隆王屋嘗觀於流火尚書中候曰周天子發渡

鳥為未皇居壯麗靈臺亦藉於相風述征記曰相風鳥

動則鳥為未皇居壯麗靈臺亦藉於相風述征記曰相風鳥

鵲鳴醜其飛也獲翅出雨雅注云獲竦應必先事易通

而應見於木風之象巢於季冬禮曰季冬之性何

知而避歲說文曰鵲知太歲之所在博物志曰鵲理

何由而向風淮南子曰鵲巢向風之所起注傳帝女

於南陽廣異記曰南方赤帝女學道得仙居南陽

鵲

鵲鳴醜其飛也獲翅出雨雅注云獲竦應必先事易通

而應見於木風之象巢於季冬禮曰季冬之性何

知而避歲說文曰鵲知太歲之所在博物志曰鵲理

何由而向風淮南子曰鵲巢向風之所起注傳帝女

於南陽廣異記曰南方赤帝女學道得仙居南陽

或作白鵲或作女人赤帝見之悲慟誘之見離陵於

莊子莊子曰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

注樊藩也運寸可方朔則識其順風東方朔傳曰孝

東方朔執戟階傍屈指獨語上從殿上見朔呼問之



果然問朔何以知之對曰風從東方來鵲尾長陸  
傍風則傾背風則蹙必當順風而立是以知之陸  
則信其有喜西京雜記曰樊將軍會問陸賈曰自古  
乾鵲噪而行人人至如蜘蛛集知來識脩短之分  
而百事嘉况人君重位乎知來識脩短之分也注  
知來則脩脩然有凶事之微則鳴鵲是知來歲多  
則巢於下枝而能肉懸則鳥鵲集鷹隼集鷹隼  
理驚則衆鳥散物之聚散交感以然在至德之世  
巢可窺鵲之子巢可攀援而窺集高城之危失時  
莊子曰鵲上高城之絕而窺也得時則蟻行失時  
或抵玉於崑山鹽鍊論曰中國所鮮外國或墮  
地於燕池五行傳曰昭帝元鳳中鳥鵲闢於燕王  
印既聞於雨霽後有神鳥如山鵲稍下墜地爭取  
印顯以上聞蔽之秘府顯後官至太尉孝侯繞樹更見

於星稀

南飛繞對三五句何依  
則有朱據焚燎

晉書

既慮於傾危

湖志曰孫和為王長沙行過燕  
孫和

晉書

實申亦招於權賂

唐書曰寶申字和

寶申

亦有葺乾陵之殿

唐書曰寶申字和

寶申

巢發石之車

唐書曰高祖圍堯君素於蒲州糧

高祖

或得名於神女

古注云鵲

或共止

於巢鳥

隋書曰郭雋字弘文太原人

郭雋

爾其採栗環丘之上

拾遺

拾遺

街火

街火

街火

崇正書院

崇正書院

崇正書院



清溪之側洞真記曰帝解鳴鴻之刀賜東方朔獨在

金出九湯清溪有上鵲推子信之妙術比齊書曰武衛

人張子信對坐有鵲鳴於庭樹而墮焉子信曰鵲

言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兩來歷樹拂堂角則今夜

召人喚公不得往子信去後果有風來至夜高儼折

免於伏管輅之精誠魏志曰管輅來在閣屋上其聲甚

難急輅曰鵲言東北一婦昨殺夫牽引西家候不遇日

在虞淵之祭到時果有果比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

其夫許言西駕言西土曾聽王母之謠西穆天子傳曰

家人殺我婚嘉命不徂彼西土爰居于野豹虎為考彼

世民誰憂以吟曰徂彼西土爰居于野豹虎為考彼

國風亦比夫人之德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

鷺

懿彼玄鳥廣雅曰玄淪精瑤光春秋運斗樞曰賦之

者莊妻送妾詩曰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燕于飛

飛下上吞之者簡狄生商又史記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氏曰簡狄吞之生契遺以丹書赤燕集戶遺其丹書覆

之玉筐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

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驚若謫二卵比飛遂

不返二女作歌曰鷺往北實始為北音注二卵比飛音

也或因輦泥而頭禿或為擲釵而目傷續異記曰孫

童子當前以釵擲之躍入雲去夜聞戶外歌曰昔填

夏家塚輦泥頭欲禿今寄黃氏居非意傷我目尋覓

巢中得一白燕于飛差池其羽見上吳宮既怨於

被焚吳地記曰春申君都吳宮因加巧衛婦亦聞於

擊縷南史曰襄陽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

止所住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置盤中為誓乃

乃以縷繫脚為誌後歲此燕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

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使飛嘉管輅之善占曰



葛原嘗取燕卵等著器中使管輅射覆輅占至燕卵  
曰舍氣須變依于宇堂唯雄以分翅未舒張此燕卵  
也美王威之能賦來翔被令為賦若其視有娥之

女見上簡狄培典阜之城北涼錄曰昔人有浮海而

及七十子遊於海中與魯人一木杖令閉目乘之使

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

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有羣鷲數萬銜土培城集

幕已危左傳曰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於咸聞鐘

巢於幕聲衛孫文子曰異哉夫子之在此也猶鷲之

上也集衡益輕衡適平雀一鷲飛而易處則雀

重而乘震雷而忽起見雨賦石賀大厦之方成

鷲輕大厦成而鷲雀相賀若乃守分尾翅說文曰鷲玄鳥

湯沐具而鷲賦中節若乃守分尾翅也蕭口布翅岐

形也性知戊巳博物志曰鷲戊巳日不銜泥翔景素

之煙雲小齋有鷲集承塵飛鳴相追景素曰萬物各

有靈性而獨賦於林木之下飢則啄渴則飲形體無累

集馬樞之案几

為少皞而司分

以高禘而見祀

亦聞食之而不宜入水

掘之而可以療饑

有志詎知於鴻鵠

見殺常因於蒺藜

內思過既異其言知非其人良久出云都不憶有罪

過客曰試更思切時事入內食頃出曰記小兒時當

吞即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常自悔責客變為京

房術精既言於天女得京房易占曰山見白鷲其君宜

茅君僊去曾食於神芝茅君內傳曰句曲山上有神

崇正書院



紫形如葵藿葉上有飛鷲象光明  
洞徹食一椀拜為太清龍虎仙君

雀

伊翩翻之小鳥實瑤光之下淪春秋運斗樞曰既目

之曰憑霄拾遺記曰舜葬蒼梧野有鳥如丹雀自丹

亦號之為嘉賓古法曰雀一名嘉賓雀能

嘗聞於入水禮曰季秋雀入翔集更見於依人說文

則有報楊寶而銜環漢書楊寶九歲至華陰北見一

鳥入小則有報楊寶而銜環漢書楊寶九歲至華陰北見一

使雀不食漢書楊寶九歲至華陰北見一

入帷漢書楊寶九歲至華陰北見一

或出崑丘漢書楊寶九歲至華陰北見一

或出條枝東觀漢記

為王祥而

為王祥而

為王祥而

為王祥而

為王祥而

為王祥而

為王祥而

為王祥而

為王祥而

為王祥而

為王祥而

為王祥而

為王祥而

為王祥而

為王祥而

崇正書院



聖便有雀鼠同穴雀亦如家雀色級五彩於

小白鼠亦如家鼠色黃而無尾級五彩於

子日即告子順曰此處委巷降含章之禁闈

生也子順曰此處委巷降含章之禁闈

於含章門高祖因召百官賜璽許善心

製頌奏之高祖喜曰文不加點筆無停

今見其事因銜靈寶之仙篇抱朴子曰

賜物二百段銜靈寶之仙篇抱朴子曰

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問

銜書以置殿前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

方長生之法禹所服也禹將仙化封之

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明珠太玄經曰明珠化為黃土為書孔

赤雀集書上郭璞之占集鷄郭璞洞林

復來如此再三今璞上之楊宣之知覆粟

曰此晉王即祚之漸也

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

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至前數里

藻翰乎永安東觀漢記曰永安十七年

雀翔皓羽於東園燕書曰愍帝時以異

之說戰國策曰莊辛謂楚王曰夫雀俯啄

以加其頸也沾衣聞少孺之言見露賊少

萊傳巨公之異漢武故事曰拜孫卿為

其而作頌謝承後漢書曰琅邪董仲為

生三河而鼓翅受性孤且奇昔生三河

出貝多而善舞國異記曰周成王元年

肩於潘樂比史曰潘樂字相貴初生有

為見入懷於唐祖唐書曰高祖斬高祖

聞於太伯尚書中候曰維天降紀太伯



公車書曰探警亦傳於主父史記曰趙武靈王自號  
於公子何主父遊沙丘公子章作難與何戰敗章越  
主父主父開之何遂圍主父飢探雀鷺而食之三月  
餘遂餓死沙丘苟逍遙於蕃籬又安知夫鵬舉

事類賦卷之十九

事類賦卷之二十

宋博士渤海吳淑 撰註  
皇明都事錫山華麟祥校刊

獸部

麟 象 虎

麟

伊一角之仁獸爾雅曰麟一角稟五行之粹精蔡邕月

必含仁而懷義說苑曰麟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不羣居而

旅行說苑曰麟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既為

瑞於孝章東觀漢記曰章帝亦見識於徐陵三國典

感王者至仁而出

遇海內一主乃生春秋成

崇正書院



麟一角明海若夫狼頭馬足麕身牛尾  
內共一主也視夫子而吐書遇赤松而見捶  
牛尾狼頭黃也視夫子而吐書遇赤松而見捶  
色馬足也插麟傷前左足兒曰吾為赤松子見一禽  
子夢芻兒插麟傷前左足兒曰吾為赤松子見一禽  
如麕羊頭一角其末有肉孔子束薪覆之麟向孔子  
蒙其耳吐書三卷詩著于嗟詩曰麟之趾振振  
孔子精而讀之詩著于嗟詩曰麟之趾振振  
窮矣猶麟之於獸出而死其道窮矣乃歌曰予之於人  
世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必好生而惡殺  
麟兮我心憂因此幽憤作春秋焉必好生而惡殺  
子曰古之王者好生故脩母而致子蔡邕月令章句  
惡殺故麟游於野故脩母而致子蔡邕月令章句  
於上致其子或泣之以脩魯史或獲之以賜虞人  
母而致其子或泣之以脩魯史或獲之以賜虞人  
曰哀公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  
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注云仲  
尼悲周道之不與天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懼猛獸  
絕筆於獲麟一句所感而起故以為終也  
者王濬晉書曰王濬平吳被謗上識同本者終軍漢  
曰終軍從幸雍獲白麟一角五蹄又得木枝旁出輒  
復合上異之終軍對曰野獸并角明同根也衆枝內

麟賦卷上十五

髮不無外也... 至... 則有鳴云遊聖... 視明禮脩而必臻... 剝胎破卵則不  
至... 則有鳴云遊聖... 視明禮脩而必臻... 剝胎破卵則不  
外... 音中黃鐘... 非時則棄放郊  
外... 音中黃鐘... 非時則棄放郊  
道則遊於囿中... 既云稟歲星之精... 有  
道則遊於囿中... 既云稟歲星之精... 有  
毛蟲之長... 實有千歲之壽... 雖曰  
毛蟲之長... 實有千歲之壽... 雖曰  
復有從百獸而為瑞... 為畜則獸將  
復有從百獸而為瑞... 為畜則獸將  
不狘... 禮曰麟不狘... 禮曰麟不狘...  
不狘... 禮曰麟不狘... 禮曰麟不狘...  
崇正書院



精也則則曰無光注曰麟龍少陽在彼郊極不愛其  
道地不愛其寶人亦將爭於上遠夫網罟西涼武昭注  
故麟鳳游郊極龜龍在宮沼遠夫網罟西涼武昭注  
必擇地翔而後處不入陷窳不故效質於漢庭嘗見  
羅網罟無德而至為之折股  
孟堅之賦班固所賦曰九

象

南方之美者梁山之犀象馬出爾周澄上言可洗之

而療疾有白象既有靈又彈災患以才洗牙飲之

而刻船則有東刃於鼻繫燧於尾左傳

而目不逾豕雖質大於牛文十日見象之

而目不逾豕雖質大於牛文十日見象之

如尾服重致初一乳而三年說文曰象卒焚身而以

遠行如山徙初一乳而三年說文曰象卒焚身而以

齒左傳曰象有若乃放於荆山之陽唐書曰水微以

之中獻象養之臯澤之中雖稟精於瑤光春秋運

乾陀之異域後魏書曰乾陀國好征戰有鬪膽隨月

轉種騰附肝隨月轉在諸肉鼻為口役見上日不遇

師子而必奔前後無際慈以師子能服百獸乃令舞

皆返走遂致之顧脫牙而尚惜猶愛惜插地歲之人

潛易之見皮而泣夫將清萬機論曰莊周何忍哉

易之見皮而泣夫將清萬機論曰莊周何忍哉

易之見皮而泣夫將清萬機論曰莊周何忍哉

易之見皮而泣夫將清萬機論曰莊周何忍哉







虎因以手打虎戲便患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手腫痛遂以疾而崩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來侍衛我者汝且停若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乃詎能緣木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去則谷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風生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虎恢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殘暴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當垂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目狀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尾求食** 漢書司馬遷書曰 **僧照**

**識南山之嘯** 俗問何故 **僧照**

問何 **僧照**

山虎 **僧照**

出獵 **僧照**

沒羽 **僧照**

射魏 **僧照**

之 **僧照**

**攀鞍則張昭變色** 吳志曰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

而 **攀鞍則張昭變色** 吳志曰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

然猶 **攀鞍則張昭變色** 吳志曰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

說虎 **攀鞍則張昭變色** 吳志曰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

便怒 **攀鞍則張昭變色** 吳志曰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砥介象於山中** 神象入山傳曰介



勇死於虎吾夫又死於虎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  
謂不去曰無苛政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縛急更憐於呂布 英雄記曰曹公擒呂布布顧劉備  
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曰縛若夫梁鴛養之而有  
餓虎不得急乃命緩縛布 縛若夫梁鴛養之而有  
法氣者之性也夫食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血  
與之為怒也其決之怒也 卞莊刺之而得宜 春秋後語  
謂陳幹曰今韓魏相攻其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  
而下堅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爭必鬪鬪  
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  
卞莊子以為然二而顧之有頃兩虎相攻其年不解  
者死一舉果有雙虎之類也 韓魏相攻其年不解是  
必大國傷小國亡從而伐之 韓魏相攻其年不解是  
二實此猶卞莊子與太子管於卞卞曰善 感讒言而游  
市 韓子曰龐共與太子管於卞卞曰善 感讒言而游  
而二人言信乎寡人信之龐共曰夫卞莊子無虎明矣然  
使人驅車還果不得入 感道術而還兒 猛有道德術同縣

鄒惠政迎猛虎於家山庭燒香勿言虎來抱政兒超籬  
去猛語云無所苦須吏當還虎去數步忽然後送兒  
歸政遂精進 文彩未成已有食牛之氣 尸子曰虎豹  
乞為好道士 爪牙斯備則全伏狗之威 所以能伏狗者  
牛之氣也 爪牙斯備則全伏狗之威 所以能伏狗者  
爪平也 使虎釋其爪牙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  
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今君若失其刑德而使臣用  
之則君反矣 至若值法雄而息暴 郡太守部瀆帶江  
雲夢藪澤多虎狼暴前守賞募捕反為所害者甚  
衆雄移書屬縣曰虎狼在山林猶人居城市占者至  
化之代猛獸不擾皆由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  
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竄不得妄捕是後虎害稍息  
避劉陵而遠徙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劉陵字孟高為  
徙他縣陵之官脩德政逾 感劉昆弘農之政 後漢書  
月虎悉出界去民皆還之 太守先是嶠澗驛道多虎行  
字桓公光武時為弘農太守先嶠澗驛道多虎行  
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後徵  
為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返風滅火後守弘農  
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乎昆對曰偶然耳左右  
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 識宋均九江之理 後漢書  
長者之言也 命書諸策 乃 識宋均九江之理 後漢書

崇正書院



遷九江郡多虎暴數為人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

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龜魚在水各有

托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

可一去檻穽除刑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浮渡江

燒皮辟惡飲之俗通曰人卒得病燒虎皮懸鼻宜子

日懸虎鼻門上宜官子孫帶印綬懸虎鼻門中周一

年取燒作屑與婦飲之二月中便有兒生貴子勿令

亦勿令婦見之驗扶南既聞決訟常畜生虎及鱈魚若

有訟未知曲直便投與魚虎魚將有以也則度朔亦云

食鬼有風俗通曰桃梗葦艾畫虎設門者按黃帝之時

挑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為人禍者縛以葦索上

執以食虎於外是官常以臘除文飾桃人畫虎於門壽

至千歲抱撲子曰虎及鹿兔皆壽長過百里抱撲子

入山還其家波謂曰崑崙崑崙山下白虎石虔跳

躍而拔箭世說曰桓石虔父征西獵有虎

一虎箭不石虔至虎邊拔一箭虎跳石虔曰惡郎能拔

一箭跳石乃高虎虎還伏石虔復拔一箭宜咎叱咤而

弭耳釋曰將就之或驚駭而

放市管子曰或婆娑而渡水風俗

則若乃郭文探鯁孝子傳曰郭文為虎探

子華斷羊商天世說曰亮字子華少學公羊十

或助區寶之祭居父喪鄰人格虎虎走趨其廬中

而藏之乎此虎後送禽獸以助寶祭孝慈之志通於

神明由或送王業之喪陳留者舊傳曰王業字子香

是知名或送王業之喪荆州刺史有德政卒於支

江有二三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及喪去踰或厭赤

刀之術西京雜記曰鞠道龍善為幻術嘗云東海人

以赤刀往獸之術所不行遂為白虎見東海詔遣黃公

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為戲或佩黃神之章抱撲

泥封著所任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

崇正書院



紫葛驗江陵之化博物志曰江陵有猛人能化爲虎  
踵抑亦白質爲魏世之祥魏畧曰文帝欲受禪郡

事類賦卷之二十

事類賦卷之二十一

宋博士渤海吳淑 撰註  
皇明都事錫山華麟祥校刊

獸部

馬

馬

夫驥不稱力而稱其德出論語若夫產余吾而生渥洼

漢書曰元狩二年馬生余吾水中元鼎來東道而出

西極漢書曰武帝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

騰黃龍之媒游閩騰黃驪鬛之姿瑞應圖曰騰黃驪鬛皆

倣儻觀王基奇之質漢武天馬歌曰志倣儻精推必也

資無鬼之精鑿莊子曰徐無鬼云吾相馬直者中



也籍九方之妙識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  
曰臣之子皆下才也臣有所與九方  
之比也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  
在沙丘穆公曰何樂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色物  
而驪公不悅召伯樂曰能知也伯樂曰若求馬者色物  
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求馬者色物  
天之機也得其精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  
下之然後可以驂乘且駕齧膝漢書王褒聖主得賢  
馬也然後可以驂乘且駕齧膝漢書王褒聖主得賢  
驂乘且駕齧膝漢書王褒聖主得賢  
都越國厥若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  
息何其若亡若失列子曰伯樂對秦穆公曰天下  
喪若一莊子曰天下馬者若成林若沒若亡若失  
於姑餘過歸鴻於碣石淮南子曰若夫鉗且大丙之  
而自舉也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玄運  
電奔而鬼駭過歸馬於碣石軼昆鷄於姑餘非思慮  
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管中精神於姑餘六馬以  
非御海之者也注云鉗且大丙太一之御也姑餘在  
超然長蘄萬里一息者也乘且注若夫周穆八駿

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赤驥而左白義  
乘右服赤驥而左白義天子主車造文為次卓之  
主車參伯為御奔戎為右乘道驅而左山子伯天  
文九良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自良馬九疋皆天  
絕塵號為九駿劉備的盧  
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備如所請宴會劉備的盧  
至襄陽城西檀溪中淵不得出備急曰的盧  
可不努力力前驅一唐公肅爽  
與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侯者許之飲先  
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宮子常歸唐侯爽音霜  
將軍則白魏志曰龍惠計關羽親與羽交戰射羽中  
使君則黃獻帝春秋曰曹操與呂布戰敗布騎得操  
者是也絢練半漢  
因得免沛艾騰驤  
龍雀蟠蜿沛艾騰驤  
天馬半漢沛艾騰驤  
善走春秋說題辭曰地精為馬十二月而一行地無



疆地坤卦曰無疆或者翰如之象

之章詩曰我馬維美伯厚之似狗

朱伯偉張與之如羊見於張魚注

厚書曰鄭當時為太子舍人五日洗沐常

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過宮門飲長城之窟

窟走章臺之路見扇賦京式馬飲長城之窟

乘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

江云青龍遺風皆馬名也

而駕之則世習蟻封而遂勝

莫乘車矣習蟻封而遂勝

意馬與甚試之甚曰近見督郵馬當勝此

封馬與甚試之甚曰近見督郵馬當勝此

馬果躡惜障泥而不渡

水終不肯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病

人筆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病

八變節步

八變節步

王良造父之御

王良造父之御

又有項籍之

又有項籍之

又有項籍之

又有項籍之

又有項籍之

易坤卦曰無疆或者翰如之象

詩曰我馬維美伯厚之似狗

朱伯偉張與之如羊見於張魚注

厚書曰鄭當時為太子舍人五日洗沐常

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過宮門飲長城之窟

窟走章臺之路見扇賦京式馬飲長城之窟

乘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

江云青龍遺風皆馬名也

而駕之則世習蟻封而遂勝

莫乘車矣習蟻封而遂勝

意馬與甚試之甚曰近見督郵馬當勝此

封馬與甚試之甚曰近見督郵馬當勝此

馬果躡惜障泥而不渡

水終不肯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病

人筆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病

八變節步

八變節步

王良造父之御

王良造父之御

又有項籍之

又有項籍之

又有項籍之

又有項籍之

又有項籍之



邑乘之於果下漢書曰邑王賀召石慶數之於車

中漢書曰石慶為太僕後果下馬乘之或而日而驚

尺股東有旋毛如日月光如神馬高九

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而食之草王公怒

三匹此馬入漢關關已半掩帝問其名曰步景或藏

形於空逐日或載形於空中唯聞聲耳望如匹練

謂謂曰儒書稱孔子與顏淵俱登魯東山望吳昌門

也見似游龍氏行車注馬若其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同槽者三晉書曰魏武察晉宣帝有雄豪志又嘗夢

馬鬃非人臣也浮江者五鎮建業初惠帝太安際童

南南垣沛陽王等獲濟而元帝竟登大位雞斯獻

之以悅紂生金十鑑求天下珍物得犬戎文馬與散宜

馬書卷六十一

黃全項如雞尾斯之乘文駟遺之而敗魯家語曰孔

人患其霸也欲敗其正名乃選女子八十人衣以文

衣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

于魯城南高門外魯君為周道遊觀啖以地黃子抱

忘於政事孔子遂行注云容璣舞曲啖以地黃子抱

韓子治嘗以地黃甘草燄五十歲死哺之棗脯見下

老馬以生三駒又百三十歲了死孟言其

葬禮齊祖龍驤常所騎赤馬入殿及踐祚號此馬為

龍驤休之楊武續書林晉安帝記曰司馬休之奔廣

驚馬忽連鳴不食注曰視鞍休之試被之還坐馬又

兵至矣遂南奔獲免朝但見其發迹夕不知其何許

伯樂相馬經曰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屎舉一脾

宿知所發不知所有駟有駟有駟有駟有駟有駟有

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有駟有駟有駟有

毛或遇郭璞而活晉書曰郭璞抵將軍趙固會所



軍打拍當得一物急持歸馬活矣如言得一  
見死馬便嘔吸其鼻馬起或濟于謹之危  
駢追茹茹前不復見向物戰盡降其衆嘗為賊所圍謹書曰  
駢馬一紫茹一騎賊所先識乃使二人各乘馬所圍謹書曰  
出賊以爲謹也皆晏子一言而刑罰必中晏子春秋  
爭逐之謹乃入塞晏子一令殺之晏子請數之曰爾  
人養所愛馬使汝養馬死公怒令殺之晏子請數之曰爾  
有三死罪使汝養馬死公怒令殺之晏子請數之曰爾  
馬二當死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也又殺公所最善  
怨叛諸侯輕伐吾國三當死也故而殺人也又殺公所最善  
三歲而牝牡不知馬鄒子曰董仲舒三年不聞園門乘  
叔教乘馬三年不亦有光武駕鼓徒見劍賦注騎士漢文  
却貢漢書曰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  
之乃及沙衍而飲血穆天子傳曰辛丑天子渴于沙  
戎刺其馬左擊之頸至巨蒐而洗漣子穆天子傳曰高天  
取其清血以飲天子之漣以救吳漢而緣尾東觀漢記  
蒐天子之足漣乳也音凍救吳漢而緣尾東觀漢記  
洗天子之足漣乳也音凍救吳漢而緣尾東觀漢記

守城都公孫延岑造奇兵出漢

守城都公孫延岑造奇兵出漢濟符堅而垂鞚  
兵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綠馬尾得出濟符堅而垂鞚  
異死日符堅即臨垂鞚堅不能及馬又  
計無由出馬即臨垂鞚堅不能及馬又  
跪堅攀之得若乃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  
登岸西走其政頌平禮威儀曰君乘火而王於是地之類  
政云頌平禮威儀曰君乘火而王於是地之類  
牝馬地類月之精春秋考異郵曰陰合於八八月陽  
行地無疆月之精春秋考異郵曰陰合於八八月陽  
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以王為馬河水之靈瑞應圖曰  
而水生王者駕馬故字以王為馬河水之靈瑞應圖曰  
馬河水之精也額上有翼旁有銅器之英銅器之精  
垂毛鳴聲九音有明王則見銅器之英銅器之精  
見為雷赤汗而沓至漢書天馬歌曰羈堅轡而來庭  
馬乘七發曰鍾岱之牡齒至之駒前似飛鳥後類  
枚乘七發曰鍾岱之牡齒至之駒前似飛鳥後類  
虛羈聖書附易路王良造父為之銜秦欒樓季為之  
右注漢書云趙地鍾乃有太宗十驥唐書曰貞觀中  
代石北迴近趙地鍾乃有太宗十驥唐書曰貞觀中  
良馬四懸太宗號為十驥一騰霜白二破雪三  
金駟九翔紫雲五波六飛七奔八  
赤又為文以紫雲五波六飛七奔八



五飛龍六... 魏武白鶴之稱... 或隨西逝而王地... 嘉卓茂之不... 伯識夜遁之聲... 則減僕... 既除蓐而覺... 執朴而從... 馬遺人當幣處者也... 或生桃林之野... 乃有麟腹虎胸龍頭馬目... 嘉卓茂之不... 伯識夜遁之聲... 則減僕... 既除蓐而覺... 執朴而從... 馬遺人當幣處者也... 或生桃林之野... 乃有麟腹虎胸龍頭馬目...

馬... 嘉卓茂之不... 伯識夜遁之聲... 則減僕... 既除蓐而覺... 執朴而從... 馬遺人當幣處者也... 或生桃林之野... 乃有麟腹虎胸龍頭馬目...

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 伯識夜遁之聲... 則減僕... 既除蓐而覺... 執朴而從... 馬遺人當幣處者也... 或生桃林之野... 乃有麟腹虎胸龍頭馬目... 嘉卓茂之不... 伯識夜遁之聲... 則減僕... 既除蓐而覺... 執朴而從... 馬遺人當幣處者也... 或生桃林之野... 乃有麟腹虎胸龍頭馬目...



竹後漢書曰郭伋為并州牧行到西河郡  
伋謂別駕從事計曰告之既還先趙高不臣而指鹿  
史記曰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談駭持鹿  
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也謂鹿為馬問左右  
左右或言鹿或言馬以何順趙法贖華元之百駟  
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以順法贖華元之百駟  
文馬百駟以贖華元食從者之啓服左傳曰衛侯來  
於鄭半入華元將為橫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  
服食之注云故服馬名墜謂墜墜橫也請優孟則  
以食之注云故服馬名墜謂墜墜橫也請優孟則  
言其葬禮史記曰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置華屋  
人憂孟孟入殿門大哭曰請以人君禮葬之  
棺文梓為椁像章為題素發甲卒為橫老弱負土請  
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貴馬也王曰為之柩何曰請  
為王言六畜之葬以聖寵為椁以銅鑿為棺齊以薑  
桂薦以木蘭衣以火光葬人腹馬防則明其調穀東  
中王乃以木蘭衣以火光葬人腹馬防則明其調穀東  
漢記曰上始欲征匈奴與竇固等議出兵調度皆以  
為塞外草美不可不須穀固等將兵到燉煌當出塞上  
請馬穀上以固言前後相違怒不與穀皆言案軍出  
塞無穀馬故事馬防言宣帝時五將出征匈奴候騎

得漢馬矢見其中有一粟知漢兵出以故引去以  
是言之馬當與穀上善其用意微勅調馬穀戎事  
則齊力田獵則齊足豈復與跛猫而校能  
日驃騎難諸博士朔對曰驃騎綠耳豈鴻華駟將韓  
天下良馬也若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猫將韓

盧而並逐者哉孔融論曰犬之有韓盧馬之有騏驎  
正走寧能頭尾相當八脚若乃分三輩田忌與齊諸  
如一無有先後之覺或

公于馳逐重射孫臏見其馬足不甚相遠有上中下  
輩於是曠謂田忌曰君弟重射我能令君勝田忌與  
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臏取君中駟與彼下駟三輩畢  
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三輩畢  
一不勝而再勝忌得千駕七駟淮南子曰季秋殺於  
金注重射射重科為勝千駕七駟淮南子曰季秋殺於

及七駟咸過津橋而超渡江表傳曰孫權征合肥  
駕載旗咸過津橋而超渡江表傳曰孫權征合肥  
無板谷吉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飲湛水而不流  
輕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渡飲湛水而不流  
水竭為甲不流武王甲卒三千破而王之洹冒頓

鄰國之遺問詳臣曰東胡使求匈奴實也勿與冒頓  
鄰國之遺問詳臣曰東胡使求匈奴實也勿與冒頓  
鄰國之遺問詳臣曰東胡使求匈奴實也勿與冒頓







色伯樂相馬經曰眼睛口有紅光馬援銅馬式法曰  
千里欲如懸鈴紫豔光  
馬欲近而小郭伯樂相馬經曰馬頭為王欲得方腹為城  
欲近而小郭伯樂相馬經曰馬頭為王欲得方腹為城  
耳欲小而厚而方唇欲急而方唇銅馬相法曰上備此數者  
前豎小而厚而方唇欲急而方唇銅馬相法曰上備此數者  
終焉允臧如其大體短脊淺體薄脾口有榆寫目有  
承淚烏銜短壽騰蛇不利弱脊小頸大頭緩耳相伯樂  
經曰相馬之法先除三羸與五駑乃相其餘大頭小  
頭一羸也弱脊大腹二羸也小頸大蹄三羸也大頭  
緩耳一駑也長頸不折二駑也短上長下三駑也大  
體短脊四駑也淺體薄脾五駑也白額入口一名榆  
寫一名前顯如乘客死上乘棄市迴毛在名下名曰  
承淚不利人也口中墨曰烏御馬短壽脊欲如伏  
龜兩邊有迴毛斯八百之下直州長沙耆舊傳曰虞芝  
曰騰蛇我主也口中有墨曰烏御馬短壽脊欲如伏  
守張忠連姻王室罪入重芝依法執案刺史畏勢召  
芝芝曰年往志盡譬如八百錢馬死生同價且欲立  
効於明時耳蓋十駕而方至孫卿子曰驥一日而千  
送長傳去

馬賦第七

矣至若簡其六節辨其四時周禮曰趣馬掌贊正良  
之居治江管其六節謂差擇五馬以為六等居精陳  
謂春秋及夏年之謂差擇五馬以為六等居精陳  
悲之股脚後漢書曰馬接善則名  
前贊君相後習謝氏之腎髻後漢書曰馬接善則名  
並知其一也習謝氏之腎髻後漢書曰馬接善則名  
鑄為馬式上之表曰臣事揚子阿得西河子與相馬  
骨法昔武帝時東門京鑄銅馬法獻之詔立於高班  
門外更名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鞞中帛氏口齒  
謝氏唇髻丁氏身中蒲此數家骨相以為法馬高三  
尺五寸詔置宣德殿下苟執轡之非人驥而不乘方  
以為名馬式鞞呂奇切苟執轡之非人驥而不乘方  
策為駑而取路見執轡者或持刀而睨之驥論曰  
非其人方故駒跳而遠去或持刀而睨之驥論曰  
車垂頭於太行之故卓子制其進退而造父見之漣  
阪屠者特刀睨之故卓子制其進退而造父見之漣  
而韓子曰鈞陵卓子乘蒼龍排父之乘鈞飾在前錯  
見而泣曰猶人處急世而不獻珠澤以供膳穆曰天子  
知所由也或曰乘瞿父之乘不獻珠澤以供膳穆曰天子  
子北征舍于珠澤以鈞于流水投灘水而立威春呂氏  
其人獻食馬三百注以鈞于流水投灘水而立威春呂氏  
崇正書完



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到而投之雖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復取道其馬不進  
又劉而投之如此者三雖造父所以威馬不過此矣  
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肖  
者不得其道而徒終戢景於火光見上注而淪軀於  
敝帷也禮曰敝帷不棄謂埋狗也若乃服乘黃瑞應圖曰乘黃  
王者輿服有度則出駟曩者神駟紫燕見漢文注控裴  
馬也與飛龍同以明君有德也  
果之黃驄三國典畧曰周裴果字戎昭從軍乘黃驄  
少馭長孫之閃電隋書曰長孫晟從晉王破突厥  
言突厥大畏長孫物管聞其言聲謂為霹靂見其走  
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  
為比一衛侯尾鬣以皆朱左傳曰衛公有白馬四公  
其尾鬣薛公去來而不見桓譚新論曰薛公者長安  
駿馬騎以入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乘法於金馬  
之門立程於宣德之殿氏脣署注若夫庾亮的顛

馬賦第六十二

曰庾亮所乘馬的顛般浩以為不詳勸王戎巴駟竹林  
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移於人乎巴駟雖為三  
七賢論曰王戎穎脫不持儀形好乘巴駟雖為三  
司率爾私行遊省田園不從一人自以手中插腰  
至黃池而噴玉傷天子傳曰黃池天子東遊于黃澤宿于  
儀黃之澤其馬飲渭水而投錢仲山飲馬渭水先投  
燕昭死而猶市戰國策曰燕昭王使涓人齎千金  
金市其首而還天下聞之以王為好子方老而尚憐  
馬於外傳曰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於御者曰公  
家畜也罷而不能用故出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  
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東帛而駕鹽車而躑躅上太行  
而遷延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齒至矣  
遭之下車攀而哭於天解紵衣而慕之於是俯願一顧  
而增價雖賢達而皆然春秋後語曰蘇代欲見齊王  
之見伯樂曰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  
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知其言一且而







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  
物田馬一物注種謂上善似母者玉路駕種馬戎路  
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龜茲之萬計盈厥  
南秦錄曰呂光討西域平上疏曰唯龜茲據三十六  
國之中入其國城天驥龍麟驤鬃丹髦萬計盈厥  
伯益更生衛賜爾朱之色別為羣三國典畧曰高歡  
復出不能辨也爾朱之色別為羣三國典畧曰高歡  
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各  
別為群將此竟何用也策曰且言兩意歡曰方今天  
子思弱太后后濡亂四方雲擾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  
乘時奮發但將討鄭儼徐紇為辭舉鞭足以定天下  
此是賀六渾意榮又聞天下無道則生郊老子曰天  
曰爾意即我意無道則生郊老子曰天下有道却  
走馬以糞天下聖人既出則服阜淮南子曰天下有  
飛黃帝時升岷山而不失符子曰吾與玄子觀東海  
而忘馬符子使人求之不獲使鬼索之而獲符子曰  
六合不可忘故知良馬在其中矣請以六合之觀觀  
也放孤竹而知道感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乃  
放老馬而隨別有義渠茲白周書曰義渠茲白者  
之遂得道翰

馬賦第六七

海驄馬隋書曰吐谷渾有青海周迴千餘里中有小  
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嘗  
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屈產假道見王賦晉  
日行千里故時稱瀚海驄馬  
織驪遺吳魏志曰文帝與孫權書織驪馬服常所自  
東其調良善走數萬疋選之真可樂也  
絕足亦時有耳符堅示其無欲載記曰符堅時大  
皆汗血朱鬣五色鳳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  
日吾思漢文之逐千里馬咨嗟美詠今轡馬其悉返  
之度尅念前王髮髯古人矣乃命高宗明其有餘書  
群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高宗明其有餘書  
日未徵中吐谷渾遣使獻駿馬上問其馬之種性使  
者對曰臣國中良者所以獻之上曰良馬人之  
所欲豈可輟彼不足而加當慎原蠶之禁周禮曰馬  
我之有餘哉乃命還之當慎原蠶之禁質禁原蠶  
注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  
浴其種是蠶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  
歟宜驗金壺之書晏子春秋曰景公游於紀得金壺  
乘駕馬晏子曰食魚不反無盡民力也晏子曰夫馬之為  
取不肖於側也公曰紀有此書何以亡晏子曰紀有  
此書藏之金彼孽蟲之可教駒之時跳躍揚蹄







矜千駟終齊景之無稱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徒說

三長豈晉侯之所恃左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

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

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不虞鄰國之

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終南九州之

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齊有

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

文公是以為盟主鄰國之難不可虞也君其許之乃

使許楚

事類賦卷之二十一

